

增補  
評點

史記  
評點

第一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



明治十五年新刻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東京 鳳文館

F0023 - (1)

史記評林舊刻數  
板皆不免魯魚山中  
前田二子獲一善本  
附以歸方二家評點  
公之於世其益後學

明治十五年新刻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東京 鳳文館

史記評林舊刻數  
板皆不免魯魚山中  
前田二子獲一善本  
附以歸方二家評點  
公之於世其益後學

非淺鮮也。二子近開  
鳳文館。損重貲。鳩  
良工。而通臨金韻府。  
諸書。陸續上梓。今  
又將及廿一史。是即其

起手矣。昔者鄭漁  
仲聚書數千卷。手  
校。謂為子孫獲良  
產。今二子為天下  
殖良產。豈止子孫云

乎哉。

明治壬午之歲小春

巖谷修題



史記評林叙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  
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語異音與旨未易通  
解以故徐廣韋昭裴駙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爲之訓故  
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京以前往往撫覈其體裁而潤  
畧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爲之小牴而  
實爲之祖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騫綺靡毋論非指嚮所在途軌殊矣其最  
稱能尊史記者毋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  
步陽爲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淳倍屣  
往古而其能爲太史公者邇不出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無不三  
致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彬蓋至於今而闐闐其書探觚之士腹笥吻筆  
亡適而非太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訓故之家所傳聞異辭苦於不能編  
而習者不得於事則姑傳會以文之不得于旨則姑穿鑿以逆之昧法於

篇則姑掩其句昧法於句則姑剽其字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栩栩然自謂入龍門之室而不知其轍望砥柱之杪而背馳矣世貞曰余讀史記者三嘗掩卷而歎其未逮也乃今凌以棟先之矣以棟之爲史記也其言則自註釋以至贊騰其人則自漢以及嘉隆無所不附載而時時旁引他子史以已意撮其勝而爲之宣明蓋一發簡而瞭然若指掌又林然若列瓊寶于肆而探之也自今而後有能紹明司馬氏之統而稱良史至文者舍以棟奚擇哉或謂褚先生之續武紀與他傳也胡以弗刪也曰以棟任述者也非任刪者也其旣已知之母嫌乎武夫之消璧也然何以稱評林也夫有訓詁者在而獨稱評志林也其於以棟取志焉可也吳郡王世貞撰

刻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泥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虬龍杳幻之怪騷裹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名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治色亂臣賊子之詳班彪父子雖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竅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措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並焦心殫思矣

然予伏讀之，譬則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引商刻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鬯，規規於耳所得而嘗者，且不能也。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嘗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以棟氏少隨其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之，不特舊所刻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駙服虔杜預王肅賈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疎荒繆若予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書論衡，與夫韓詩外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理指掌圖等書，苟其可以相折衷處，君皆為之髮櫛而緝貫焉。可謂勤矣。猶之採南山之藥，而牛溲馬渤，敗龜破鼓，君無不以貯之篋，而入之肆，以需異日倉

公扁鵲者之按而求也。雖然耳之所得而嘗，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且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嘗，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為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題之曰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後矣。而後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萬曆丙子年季冬月朔日歸安亭

坤書

史記評林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於史而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矣其評之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曰史記而評之者無慮數百家夫易始庖羲詩逮列國及禮樂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則何者非記而不謂之史故易掌於史詩陳于史禮樂詔于史老聃居柱下夫子就籒十二經經藏於史尚矣第聖人所刪述者則尊之爲經寧獨尚書春秋乎哉卽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於春秋其亦失遷之所以作乎姑以春秋言之其爲一代得失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於評矣而其所削若左傳國語乃盛述于春秋並傳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史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之以年語之以國而論其各得其一體遷則勒而爲五以迄于天漢固有殘缺大



較其體備矣尚未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溢詞乃余之論則頗異于諸家遷之自叙遠追于二正近承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於言表何其狂也六藝各爲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遷各叙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爲三十篇成一家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聖君子不自掩乎開如何其簡也若在孔氏之門其亦裁于進取之列矣乎蓋自亂臣賊子作夫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任文成數萬事指數千褒貶于一字之間而游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取非槩因乎舊史也故本魯國一儒而遷爲立于世家其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藝者必折衷于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黃帝而變其編年各自以爲義前無所襲後以爲法而與左氏傳語皆爲百世不可廢非命世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與者志也義也而才非所論矣彼狂簡者其才不庶幾哉譏于鄉原而爲其所短裁於聖人則必有所長

要之于猥加一等矣遷實史之狂簡而班固又其次也史記體裁既立固因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誠易爲力者耳其餘諸儒鑽仰訓詁承爲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代之宗漢書至宋尤爲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于今日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因時所尚而資之近者爲言耳若夫卓然揚扆之不但論其才則余不佞竊識其大如此吳興凌以棟之爲評林何爲哉蓋以司馬成名史而必推本乎世業凌氏以史學顯著自季默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錄殊致而未同歸以棟按其義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馬之後觀乎所裒次其才可概見已使紬金匱石室其自成一言何如哉茅順甫既詳序之而余則與其大者矣顧余嘗有所評以棟未之及知乃引其大都于端亦以備百家之一云爾

萬曆丁丑歲仲秋月之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天目徐中行撰

序畢

史記索隱序

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覈實頗亞於丘明之書於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二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櫛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駮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為八十卷雖麤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殊義乃更略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賸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索隱序

六

鳳文官

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旁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史記索隱序

終

史記索隱後序

司馬貞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旣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旣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唯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駟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註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索隱後序

七

鳳文館藏

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勅於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覩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唯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為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

史記索隱後序

終

司馬貞

補史記序

司馬貞

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人當五百之運兼以代為史官親掌圖籍慨春秋之絕筆傷舊典之闕文遂乃錯綜古今囊括記錄本皇王之遺事採人臣之故實爰自黃帝迄于漢武歷載悠邈舊章罕補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爰作子述其勤至矣然其叙勸褒貶頗稱折衷後之作者咸取則焉夫以首創者難為功因循者易為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觀其本紀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二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二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其間禮樂刑政君舉必書福善禍淫用垂炯誡事廣而文局詞質而理暢斯亦盡美矣而有未盡善者具如後論雖意出當時而義非經遠蓋先史之未備成後學之深疑借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邪詐春秋次

國略而不書，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竝編錄有關，竊所未安。又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卽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產、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爲蓋闕？伯陽清虛爲教，韓子峻刻制法，靜躁不同，德刑斯舛，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竝列可善歟？其中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或篇章倒錯，或贊論麤疎，蓋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故十篇有錄無書是也。然其網絡古今，叙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有南史之典實，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後褚少孫亦頗加補綴，然猶未能周備，貞業謝顓門人非博古，而家傳是學，頗事討論，思欲續成先志，潤色舊史，輒黜陟陞降，改定篇目，其有不備，竝採諸典籍以補闕遺，其百三十篇之贊記，非周悉，竝更申而述之，附于衆篇之末，雖曰狂簡，必有可觀，其所改更，具條于後。至如徐廣唯略出音訓，兼記異同，未能考覈是非，解釋文句，其裴駙實亦後進名家，博採羣書，專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然則時有冗長，至於盤根錯節，殘缺紕繆，咸拱手

而不言，斯未可謂通學也。今輒按今古，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註，號曰小司馬史記。然前朝顏師古止註漢史，今竝謂之顏氏漢書，貞雖位不逮顏公，旣補史舊，兼下新意，亦何讓焉。

補史記序

終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補史記序

九

鳳文館藏

史記正義序

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上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遊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芻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既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七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駙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評史漢詮衆訓釋而作正義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採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註引致芻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發揮膏肓之辭思濟滄溟之海未敢侔諸秘府冀訓詁而齊流庶貽厥子孫世

疇茲史于時歲次丙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

史記正義序

史記正義序 終

史記集解叙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

索隱曰裴駙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宋中郎外兵曹參軍父松之字世期太中大夫註三國志宋書父子同傳○正義曰裴駙採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解史記故題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

司馬遷

史公書 正義曰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漢武帝時爲太史令撰史記一百三十篇父談亦爲太史令 據左氏國語 索隱曰仲尼作春秋經魯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故曰左氏傳國語亦丘明所撰上起于周之穆王下訖敬王其諸侯之事起魯莊公迄春秋末凡二十一篇 永世本戰國策 索隱曰按劉向云世本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也按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一日短長書亦曰國事劉向撰爲三十篇名曰戰國策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非遷時已名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

索隱曰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 接其後事訖于天漢 索隱曰武帝年記迄至武帝天漢之年也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 索隱曰按字書撫拾也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

索隱曰抵音丁禮反牾音吾故反抵音觸也牾亦斜相抵觸之名按今屋梁上斜柱是也斜觸謂之牾下觸謂之抵抵牾言其參差也以言彼此二文同出一家而

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 正義曰言作史記采經傳百家之事上下二千餘年此其甚勤於撰錄也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索隱曰聖人謂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

先黃老崇勢利是謬於聖人○正義曰太史公史記各顯六家之宗黃老道家之宗六經儒家之首序游俠則退處上進貨殖則崇勢利處士賤貧原憲非病犬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地理成使該通而遷天縱之才述作無滯故異周孔之道班固試之表駟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劉史記乃是後士安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叙二百二十五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正義曰皆冥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女

雄索隱曰游俠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述貨殖正義曰殖生也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利之人此其所蔽也司馬遷不達理也然自劉向楊雄博

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索隱曰俚日俚即鄙也崔浩云世有鄙俚之語則俚亦野也謂詞不鄙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正義曰駟音因當音丁浪反表駟以班固所論雖時有紕繆索隱曰紕音匹之反

實勒成一家○正義曰雖有小紕繆實總其大較索隱曰較音角較猶言大略也正義曰較猶明也信命世之宏才也索隱曰按孟子云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趙岐曰名世次聖謂史遷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質真偽外襍

正義曰質音茂梓音昌轉反言世之迷惑淺識之人故中散大夫東莞或定彼從此本更相貿易真偽襍亂不能辨其是非

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正義曰作音義十三卷表具列異同兼述訓解正義曰徐列異同之本兼述訓解也麤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正義曰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不殊言絕恨其所撰大省略○正義曰省音山景反聊以愚

管○索隱曰按東方朔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皆喻小也然此語本出莊增演徐氏更增益演徐氏之說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正義曰采取也或取傳說採諸子百家兼取先儒之義先

豫是有益悉皆抄內○正義曰並採經傳之說有裨益刪其游詞取其要實○正義曰刪音師經傳諸家浮游之詞取其精要之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正義曰兼列數家之說不同各有道漢書音

義稱臣瓚者莫知姓氏○索隱曰按即傳瓚而劉孝標以為于瓚非也據向法盛書于瓚穆帝時為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傳瓚者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為校書郎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故也瓚音殘岸反今直

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正義曰漢書音義中有全無姓名者裴氏註史記直云漢書音義按大顏以為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實未詳指歸也時見微意有所裨補○正義曰見音賢見反稱音鼻又音煩異反稱

嘒星之繼朝陽○索隱曰嘒微小貌也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言衆無名微小之星各隨三心五嚙出自東方亦能繼朝陽之光嘒音火慧反朝陽日也嘒星繼朝陽喻已淺薄而註史記也飛塵之集華嶽○正義曰西嶽華山極高大裴氏自喻才藻輕小如飛塵之集華嶽亦能成其高以徐

為本○正義曰徐廣音義辨諸家異同故以徐為本也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正義曰有未詳審之處則闕而



說也人心不同正義曰言人心既不同所見亦殊別也聞見異辭正義曰耳聞目見心意既乖其詞所以各異也班氏所謂疏略

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索隱曰裴氏言今或依違不敢復辨明之也按周公殺之是也愧非胥臣之多

聞索隱曰晉大夫曰李名曰胥臣按國語稱晉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叔貞慎先軫有謀子產之博

物索隱曰鄭卿公孫僑字子產按左氏傳子產聘晉言晉侯之疾非實沈臺駘之祟妄言末學蕪穢

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索隱曰關預也畜德謂積德多學之人也

多識之士乎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所謂不有博奕者乎之人耳

史記集解叙 終

史記正義論例

諸王侍讀宜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 上

論史例

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太史公兼之故名曰史記并採六家雜說以成一史備論君臣父子夫妻長幼之序天地山川國邑名號殊俗物類之品也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於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獎箴誠為後之楷模也

論注例

史記文與古文尚書同者則取孔安國注若與伏生尚書同者則用鄭玄王肅馬融所釋與三傳同者取杜元凱服虔何休賈逵范甯等注與三禮論語孝經同者則取鄭玄馬融王肅之注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與周易同者則依王氏之注與諸子諸史雜書及先儒解釋善者而裴駙竝引為注又徐中散作音訓校集諸本異同或義理可通者稱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別記異文裴氏亦引之為注也

論字例

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開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旱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制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程邈變篆為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為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蕭丁

反今之史本則有從端音端秦本紀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端矣如此之類竝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龜鼉從龜辭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美下為大袞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等之類例直是訛字寵勅音勇字為錫音陽以支章修反代文問分反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

論音例

史文與傳諸書同者劉氏竝依舊本為音至如太史公改五帝本紀便章百姓便程東作便程南譌便程西成便在伏物咸依見字讀之太史變尚書文者義理特美或訓意改其古澀何煩如劉氏依尚書舊音斯例蓋多不可具錄著在正義隨文音之君子宜詳其理庶明太史公之達學也然則先儒音字比方為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竝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

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然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帶於重濁今之取捨冀除茲弊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為

好惡去聲當體則為名譽音頽情乖則曰毀譽音餘自壞音怪壞徹音怪自斷音徒

及自去音離刀斷音令相去也耶音審也音未也音辭也音且助句復音伏又扶音富又重也過音古臥反解音核買反自

閒音紀竟反隙音許又畜音六反又畜音蘇前音屑然反尤音羽求音胡溝反治持音直之音止

脂砥祗音表反惟維遺唯音佳反怡貽頤詒音與之反夷寅彞姨音以私音息脂音反綏

雖睢葵音並息遺音支反思司伺絲音支反厄枝祗肢音移反祗岐音支反其期旗基琪音並

飛非扉音並匪肥音反尸屍著音並式脂音反詩音書之巾音居人反斤筋音舉欣反篇偏音並音芳音連穿

反里李裏音並音良音止反至贄音並脂利音反志音之吏音力至反吏音力置反寺嗣飼音並辭音吏反字牒音並疾音反

置音反疾音二反置致躋鷲音並陟利音反器音去冀音去既反亟音去吏音去冀概音几利音反既音居未反覆音救敷音反

福反音敷副音敷救音反富復音副反若斯清濁實亦難分博學碩材乃有甄異此例極

廣不可具言庶後學士幸留意焉

音字例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若音上字言上別之所音下字乃復書下有長句在文中須音則題其字

發字例

古書字少假借蓋多字或數音觀義點發皆依平上去入若發平聲每從寅起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辯別故略舉四十二字

如字初音者皆為正字不須點發畜音許六反養也又許救反六音畜也又他六反聚也從音訟容反隨也又縱音容反南北長也又

但容反又子勇反相勸也又從用反待從也又足用反恣也數音色具反曆數述數也又色五音反次第也又色角反頻也傳音逐戀反書傳也又逐全反卒音子律反

又蒼忽反急也尊忽反兵人也辛音君也徵也又頻亦反罪也開也疋亦反邪也又疋音字體各別不辯故發之也居音鼓反諭也又音避隱也又音普竟反碎歷也施音書移反張也又式音反延也閒音紀閑反隙也又紀竟反閒射音亦反音石夏音胡馬反禹說也又胡綠反春復音符富反

音伏也又音福重音直拱反尊也直龍反適音聖石反寬也之也又丁歷反犬汜音名在襄城又乎劒反為水除役之也

在定陶高帝即位處也又音表楚人呼土為汜橋樂音音岳謂音樂也又音洛歡也又覆音敷富反蓋也又敷恐音拱曲用反疑也又丘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正義論例 十五 鳳文館

惡 烏各反 羸也 又烏路反 憎也 又音烏 謂於何也 斷 端管反 有物割截也 又段緩反 自解 佳買反 除結縛也 又核買反 散也 又佳債反 怠惰也 又核詐反 經解

幾 音機 廢幾也 又音祈 近也 又音記 過 戈臥反 度也 罪過也 又音率 所律反 平例也 率伏也 又音類也 亦冀望字也 又音紀 錄也 類反 將 屈 丘勿反 曲也 又君勿反 姓 上 時讓反 位也 元在物之上 王 于放反 霸王 也 又盛也 長 直良反 久也 又帥也 也 又羣勿反 盡也 強也 培 勃同反 補也 又蒲勝 音升 又式 難 乃丹反 艱也 使 所吏反 又藉 才昔反 名籍也 又薦藉也 培 內反 板也 勝 證反 難 乃旦反 危也 使 所吏反 又息 羊反 又 沈 針甚反 又針禁反 又直任 入今反 又官 音官 又古玩反 又造 曹早反 七 帝反 息 匠反 任 入禁反 棺 古患反 斂之也 妻 七低反 切

費 非味反 用也 又音秘 邑也 扶味反 姓也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

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諡

民無能名曰神一名善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求娶柔德安眾曰靖成眾使安

靖民則法曰皇靖安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恭已鮮言曰靖恭已正身少言而中

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帝典禮不愆曰戴無過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之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大殤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慮

立志及眾曰公志無私也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不顯尸國曰隱以國主國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殺戮無辜曰厲賊良善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從之成羣曰君民從之愎恨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恨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增補已記平本

正義諡法解 十六

鳳文館藏

史記正義論例 終

史記正義諡法解

張守節 上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

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諡

民無能名曰神一名善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求娶柔德安眾曰靖成眾使安

靖民則法曰皇靖安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恭已鮮言曰靖恭已正身少言而中

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帝典禮不愆曰戴無過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之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大殤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慮

立志及眾曰公志無私也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不顯尸國曰隱以國主國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殺戮無辜曰厲賊良善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從之成羣曰君民從之愎恨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恨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增補已記平本

正義諡法解 十六

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

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 不隱無屈曰貞坦然而無私

花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 蚤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辟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 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 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

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 好變動民曰躁徒數移 辟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

大慮靜民曰定思樹 不悔前過曰戾不知而改 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傷 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 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 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凌 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

安民法古曰定不先舊意 蚤孤鋪位曰幽鋪位即位而卒 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神 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

甲冑有勞曰襄征伐 柔質受諫曰慧以虛受人 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為嚴

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強不屈懷忠恕正曲直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 勝敵志強曰莊不撓故勝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慮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

諫爭不威曰德拒諫 威彊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屢征殺伐曰莊以嚴之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與謂

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 思慮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民 好內遠禮曰煬朋淫於家不奉禮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 去禮遠衆曰煬不率禮不親長 秉德遵業曰烈遵世業不墮改

溫柔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 內外賓服曰止言以正服之 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 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蓋前過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 華言無實曰夸誕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

布德執義曰穆故穆性公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

中情見貌曰穆露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美而實傷 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為命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

增補史記平本 正義諡法解 十七

昭德有勞曰昭	能勞	一德不懈曰簡	不委曲	亂而不損曰靈	不能以
聖聞周達曰昭	聖通	平易不訾曰簡	不訾毀	好祭鬼怪曰靈	不致遠
治而無青曰平	無罪	尊賢貴義曰恭	尊事賢人	極知鬼神曰靈	其智能
執事有制曰平	不任	敬事供上曰恭	供奉	見美堅長曰隱	美過
布剛治紀曰平	施之	尊賢敬讓曰恭	敬有德	官人應實曰知	能官
由義而濟曰景	用義	既過能改曰恭	言自	肆行勞祀曰悼	於心勞於注
者意大慮曰景	者強	執事堅固曰恭	守正	年中早大曰悼	年不
追補前過曰剛	勤善以	愛民長弟曰恭	順長	恐懼從處曰悼	從處言
猛以剛果曰威	果敢行	敬賓厚禮曰聖	厚於	凶年無穀曰荒	不務
猛以彊果曰威	強甚	照臨四方曰明	以明	外內從亂曰荒	家不治
彊義執正曰威	於剛	譖訴不行曰明	逆知之	好樂怠政曰荒	淫於聲樂
治典不殺曰祁	無邪	經緯天地曰文	成其	在國遭憂曰愍	仍多
大慮行節曰孝	言成	道德博聞曰文	無不	在國逢難曰愍	兵寇

治民克盡曰使	克盡無	學勤好問曰文	不恥	禍亂方作曰愍	國無政
好和不爭曰安	生而	慈惠愛民曰文	惠以	使民悲傷曰愍	苛政
道德純一曰思	道大	愍民惠禮曰文	有禮	貞心大度曰匡	心正而
大省兆民曰思	大親氏	賜民爵位曰文	與同	德正應和曰莫	正其德
外內思索曰思	言求	綏柔士民曰德	安民以居	施勤無私曰類	無私唯
追悔前過曰思	思而	質淵受諫曰釐	深故	思慮果遠曰明	自任多
行見中外曰懿	表裏	有罰而還曰釐	知難	嗇於賜與曰愛	言貪
狀古述今日譽	立言	溫柔賢善曰懿	性純	危身奉上曰忠	險不
昭功寧民曰商	明有	心能制義曰度	制事	克威捷行曰魏	有威而
克殺秉政曰夷	秉政不	聰明叡哲曰獻	有通知	克威惠禮曰魏	雖威不
安心好靜曰夷	不爽	知質有聖曰獻	有所通	教誨不倦曰長	以道
執義揚善曰德	稱人	五宗安之曰孝	五世	肇敏行成曰直	始疾行成
慈仁短折曰懷	短未六十	慈惠愛親曰孝	周愛	疏遠繼位曰紹	非其弟

校正史記言本  
鳳文館

述義不克曰丁不能成義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 好廉自克曰節自勝其情欲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協時肇厚曰孝協合肇始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執心克莊曰齊嚴能自 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

剛德克就曰肅使其敬果為終 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 除殘去虐曰湯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甄心動懼曰頃精甄 除殘去虐曰湯

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 敏以敬慎曰頃慎於所

隱哀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施而不成為宣惠無內德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尊脩也爽傷也肇始也恬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順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疆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以前周書論法周代君王並取作論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史記正義論法解終

史記正義列國分野

張守節

漢書地理志云本秦京師為內史顏師古云京師天子所居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馮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也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壑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大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祥柯越嶲益州

魏地觜觿參之分壑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

卷卷去權反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壑今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韓地角元氏之分壑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郊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正義列國分野 十九 鳳文館 歲

皇榮陽潁川之崇高城陽

趙地昂畢之分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又得涿郡之高陽莫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燕地尾箕之分壑召公封於燕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有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樂浪玄菟亦宜屬焉

齊地虛危之分壑東有菑川東萊瑯耶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

魯地奎婁之分壑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宋地房心之分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今之

睢陽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壑今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河內之壑王朝歌

楚地翼軫之分壑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後

陳魯屬焉

吳地斗牛之分壑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壑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

以前是戰國時諸國界域及相侵伐犬牙深入然亦不能委細故略記之用知大略

史記正義列國分野 終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正義列國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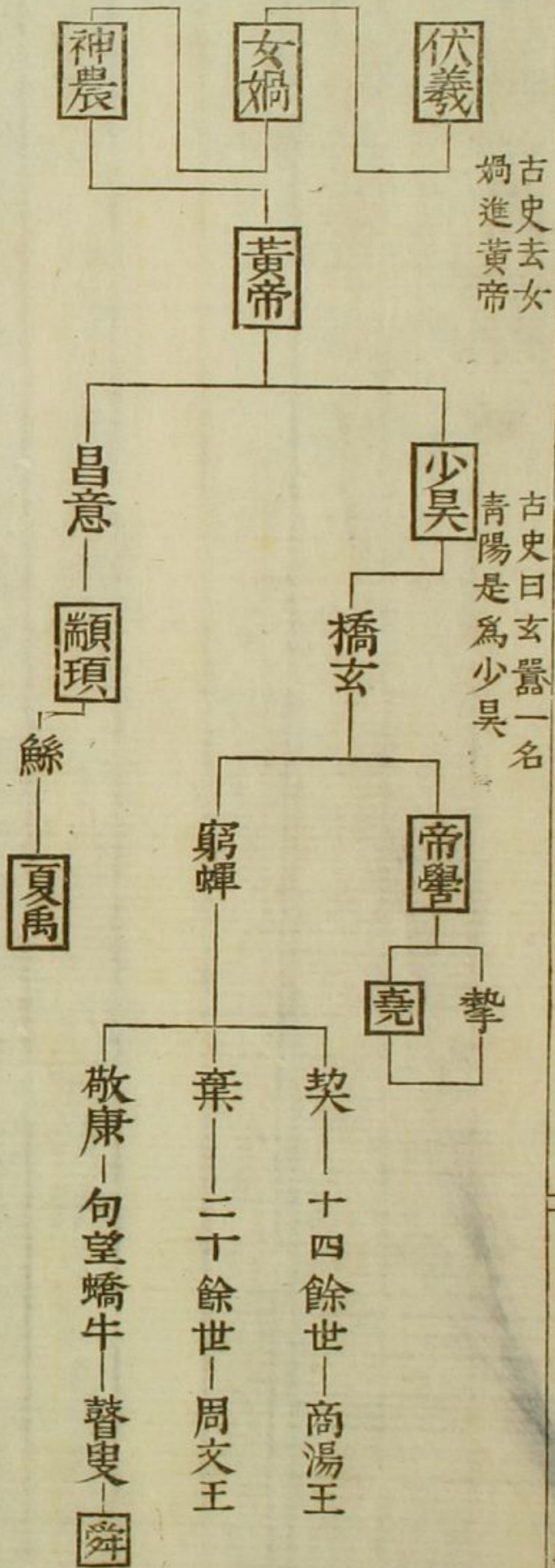
二十

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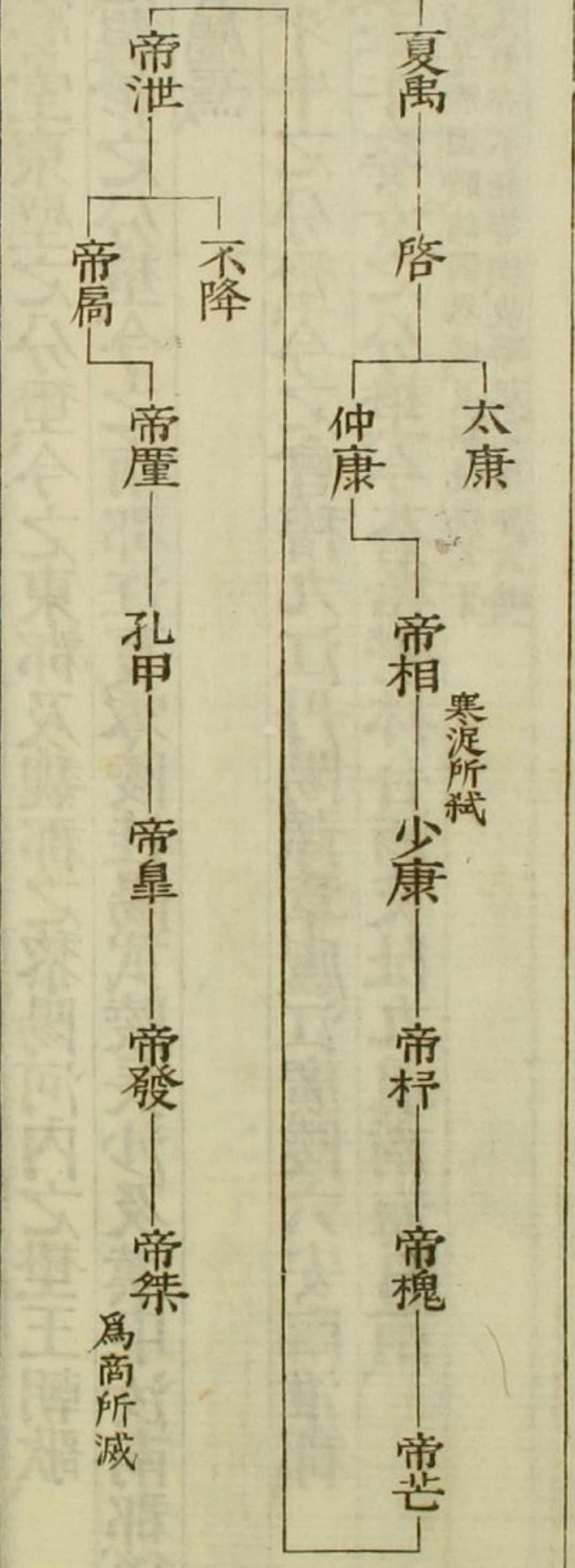
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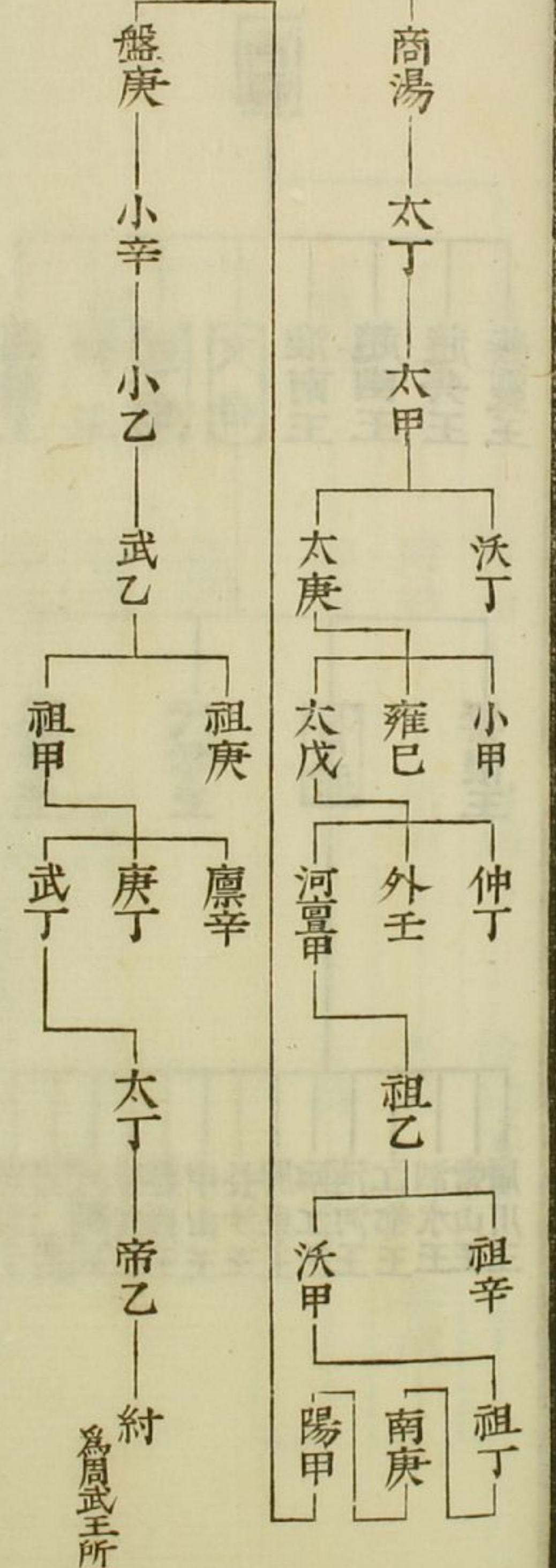
三皇五帝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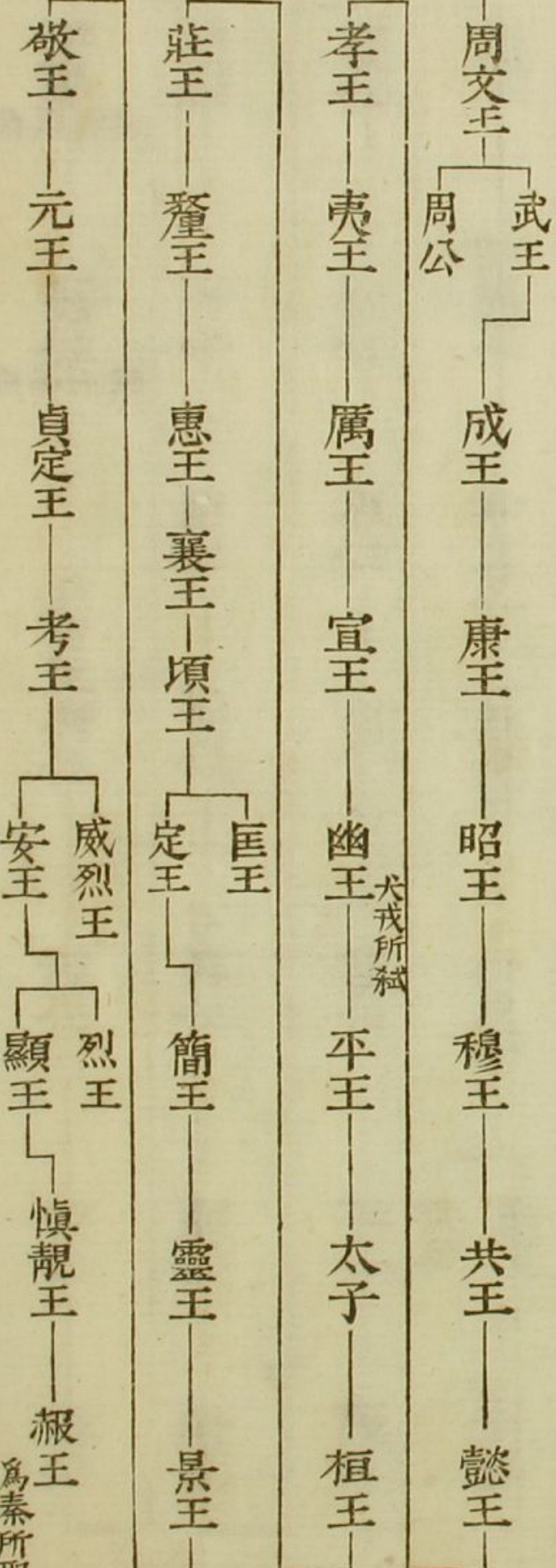
夏系譜圖



商系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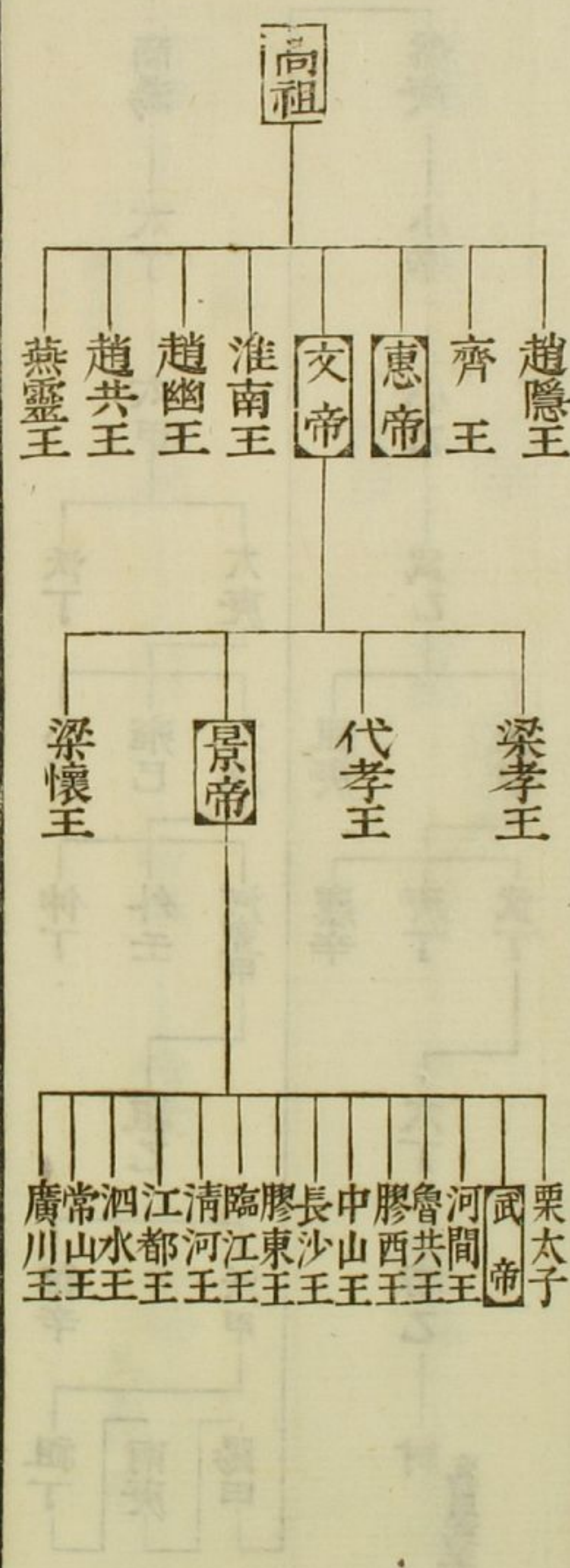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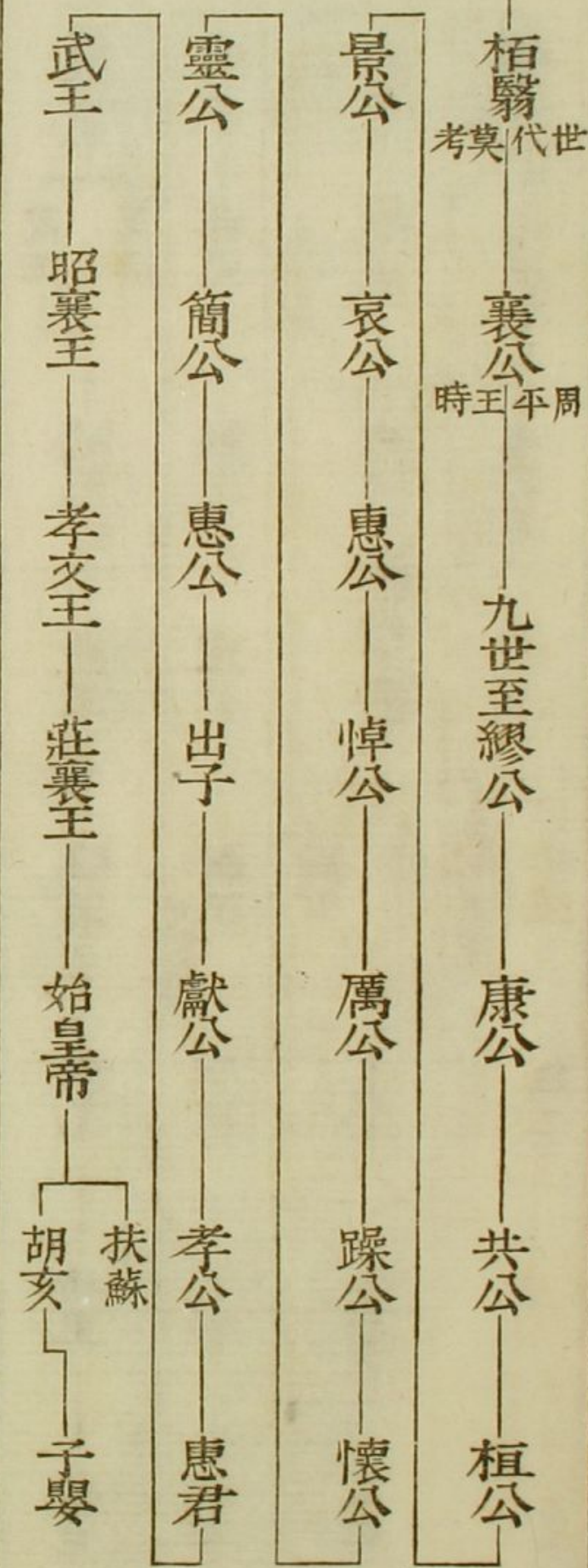


周系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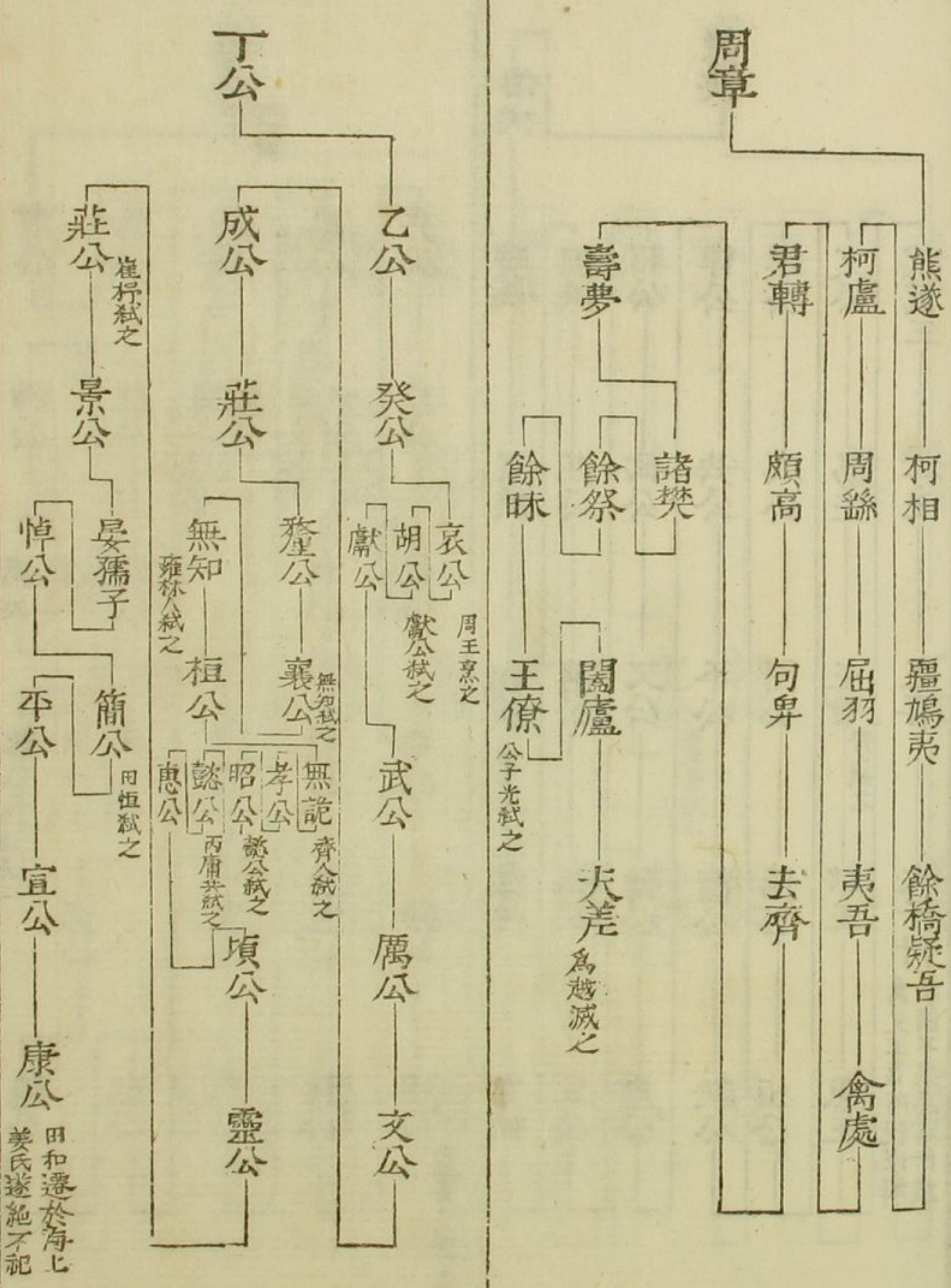


### 秦譜系圖

### 漢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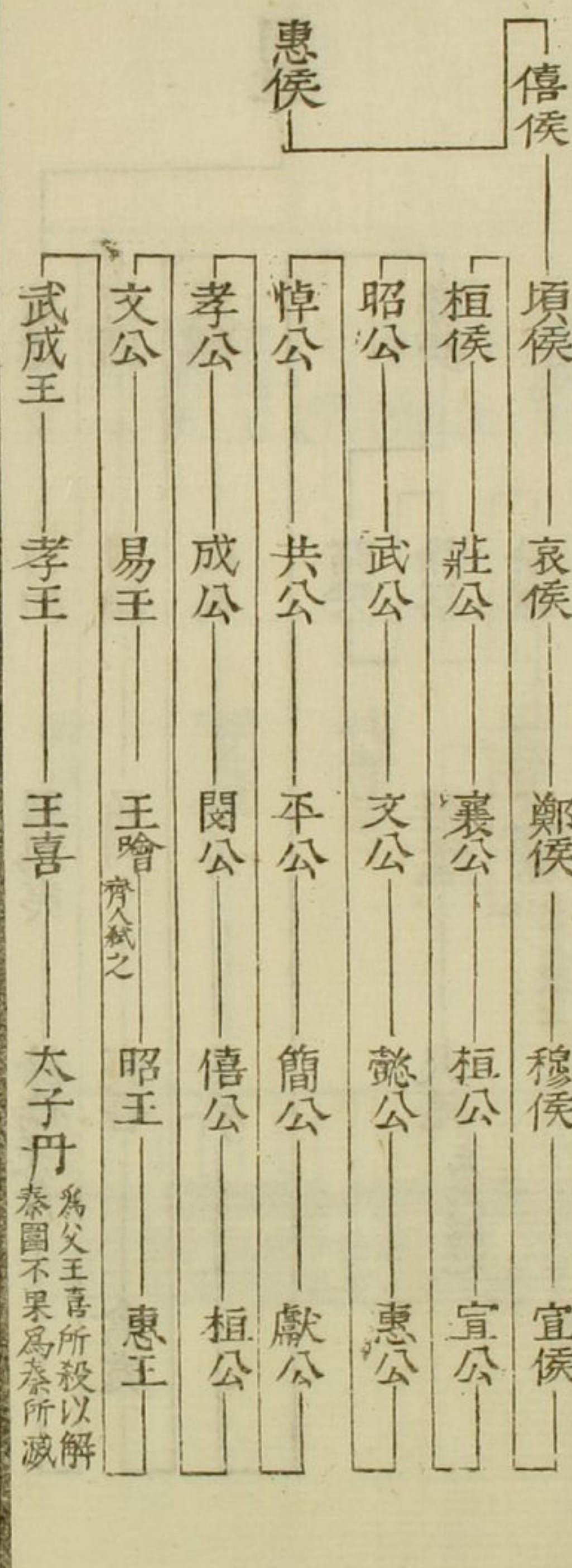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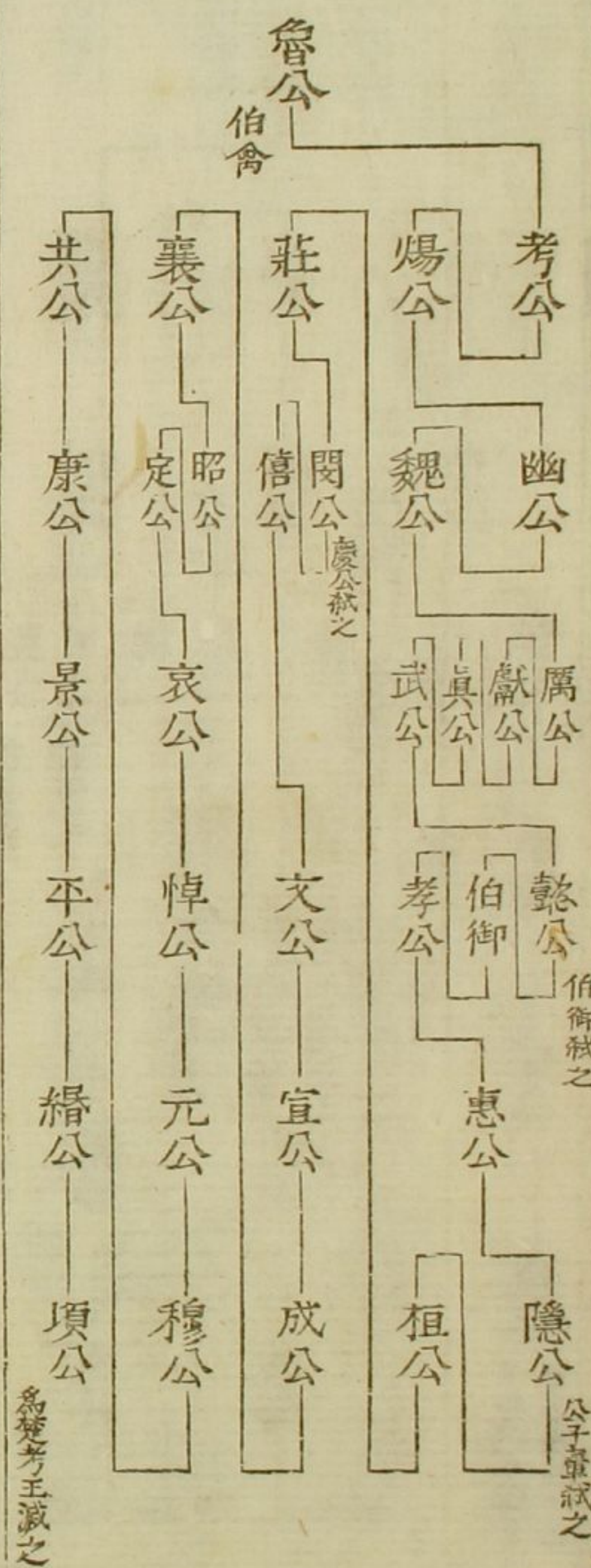


### 吳世家譜系圖 齊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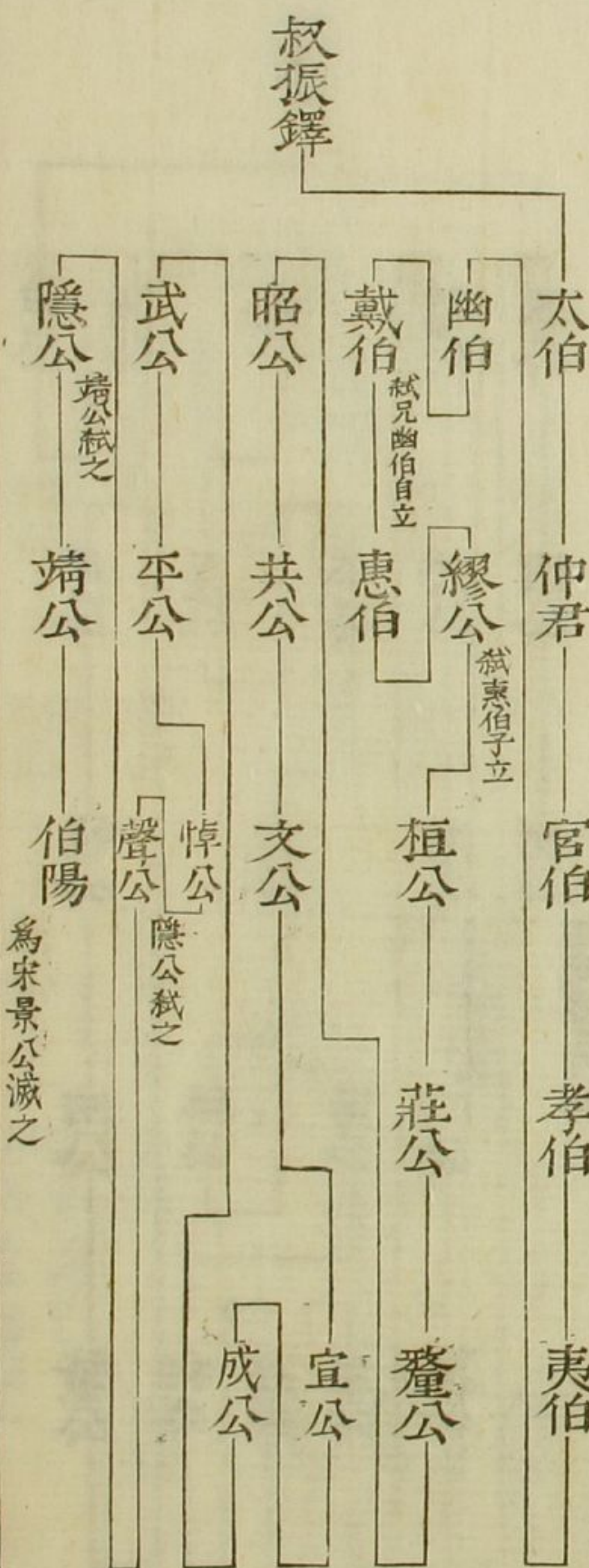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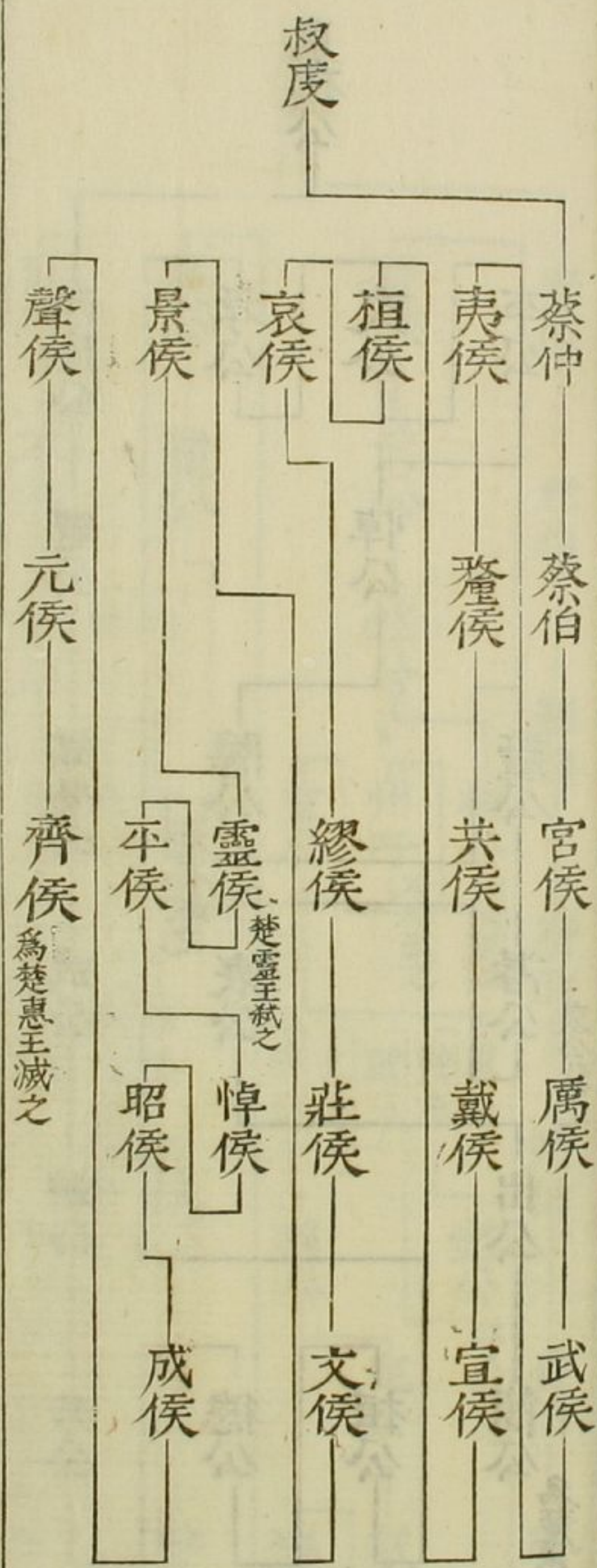
魯世家譜系圖

燕世家譜系圖



蔡世家譜系圖

曹世家譜系圖



增補已巳平本

卷首

蔡曹系圖

二十三

鳳文官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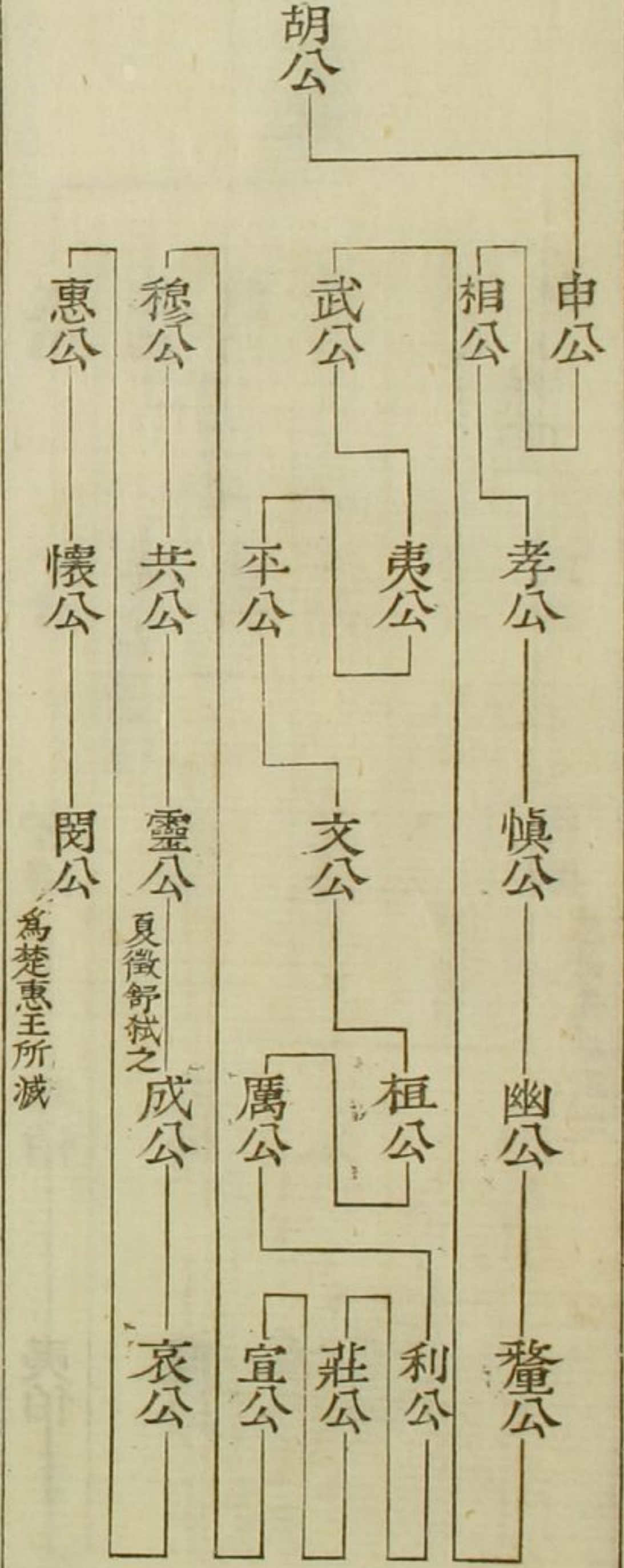
校正只言言本

卷首

陳杞系圖

鳳文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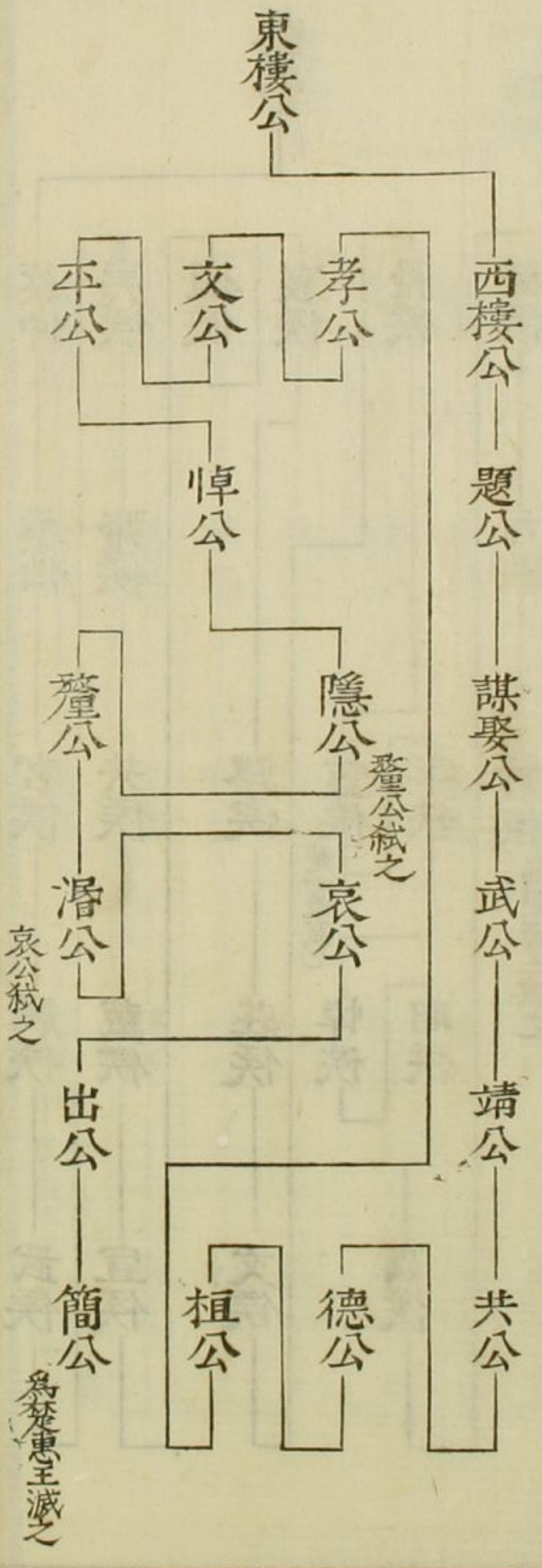
### 陳世家譜系圖



為楚惠王所滅

夏微舒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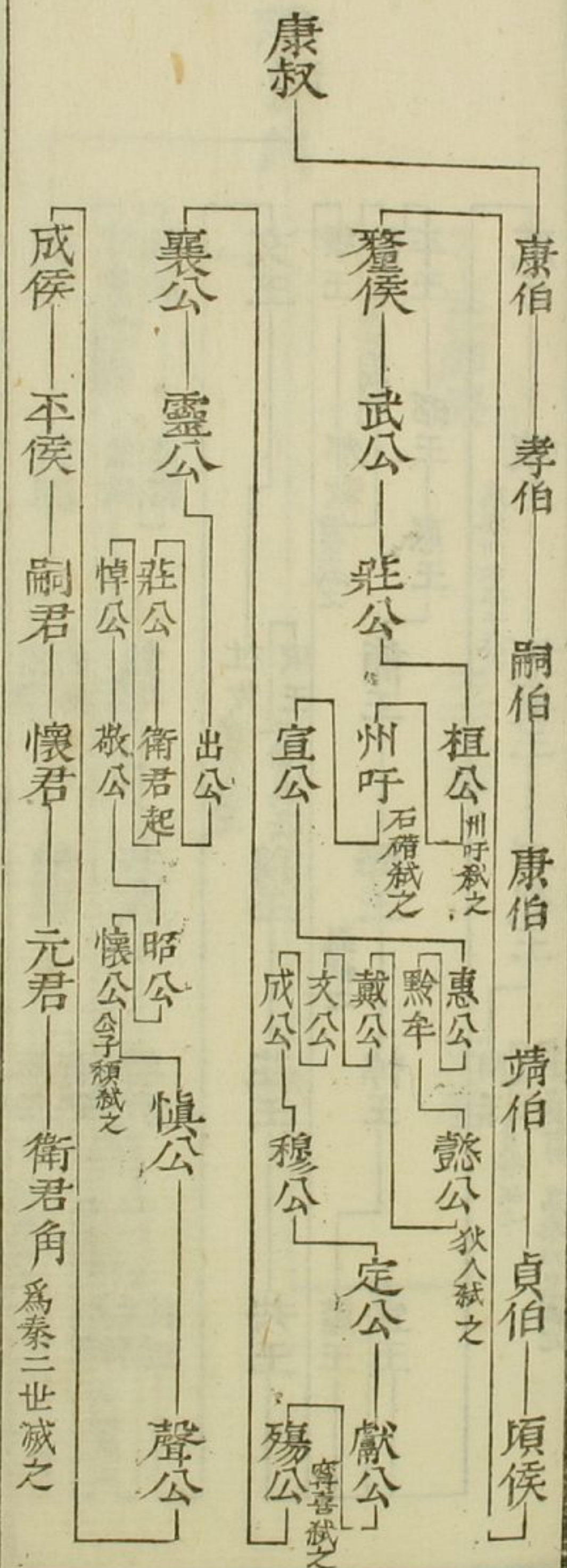
### 杞世家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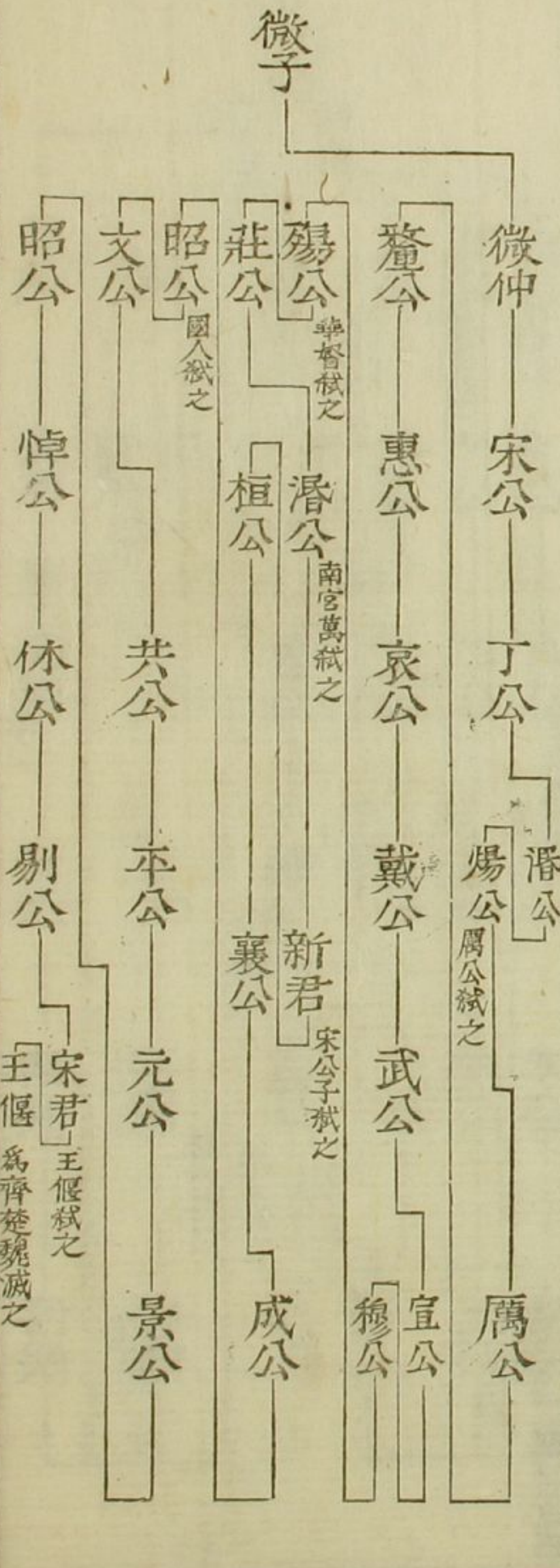
哀公弑之

為楚惠王滅之

### 衛世家譜系圖



### 宋世家譜系圖



增補史記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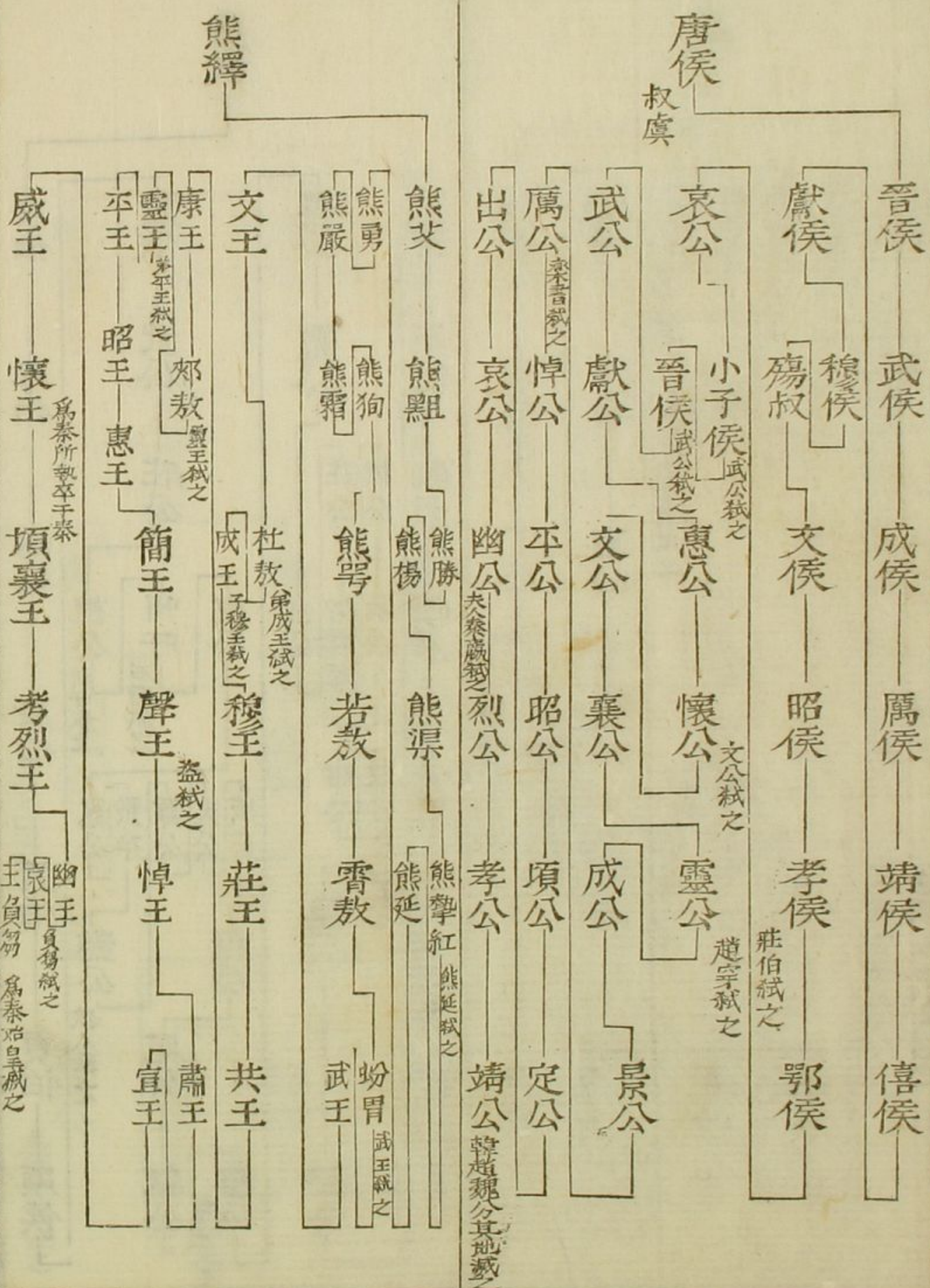
卷首

衛宋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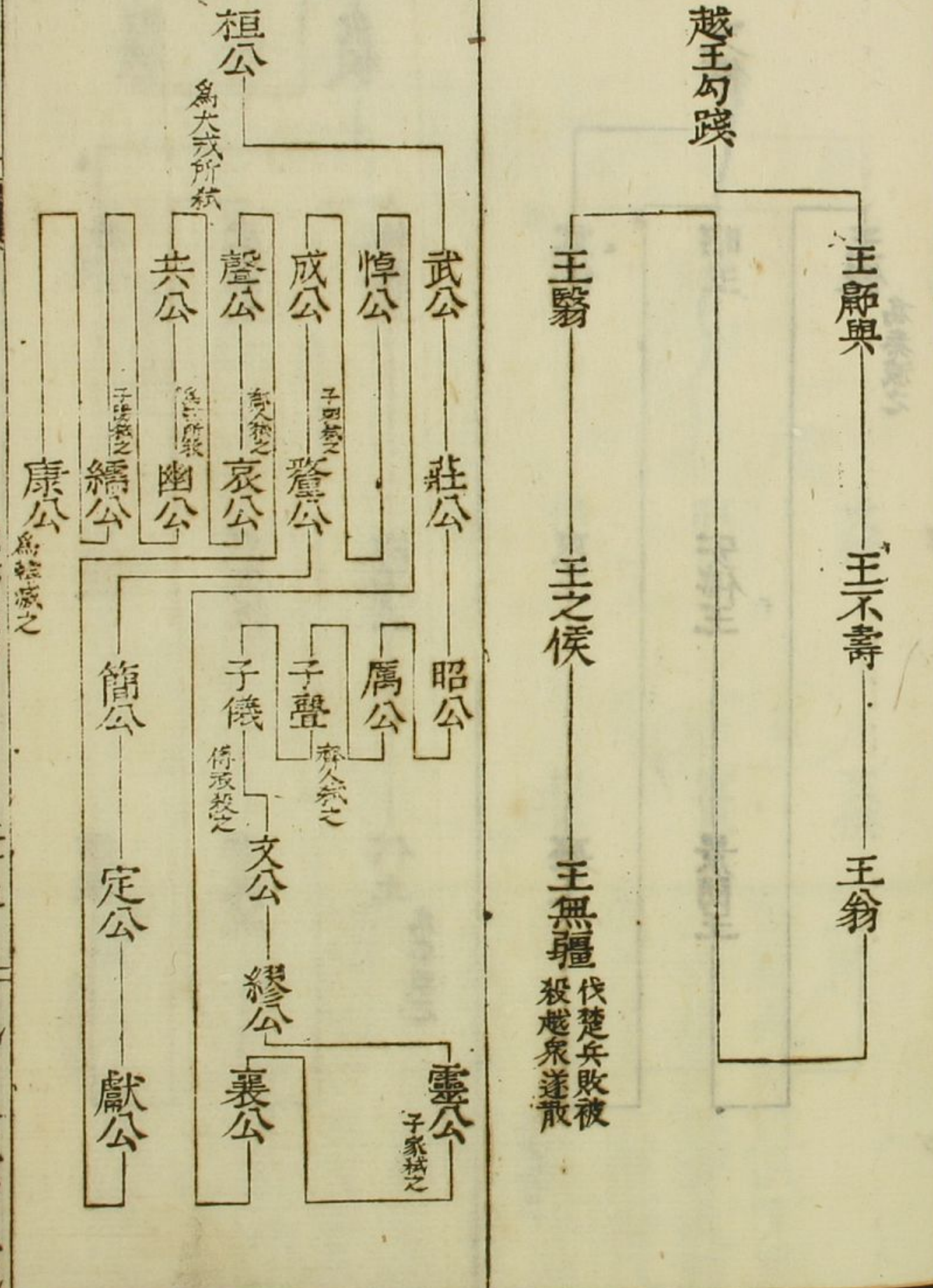
二十四

鳳文館藏

晉世家譜系圖



越世家譜系圖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越鄭系圖

二十五

鳳文館藏

校正身言詩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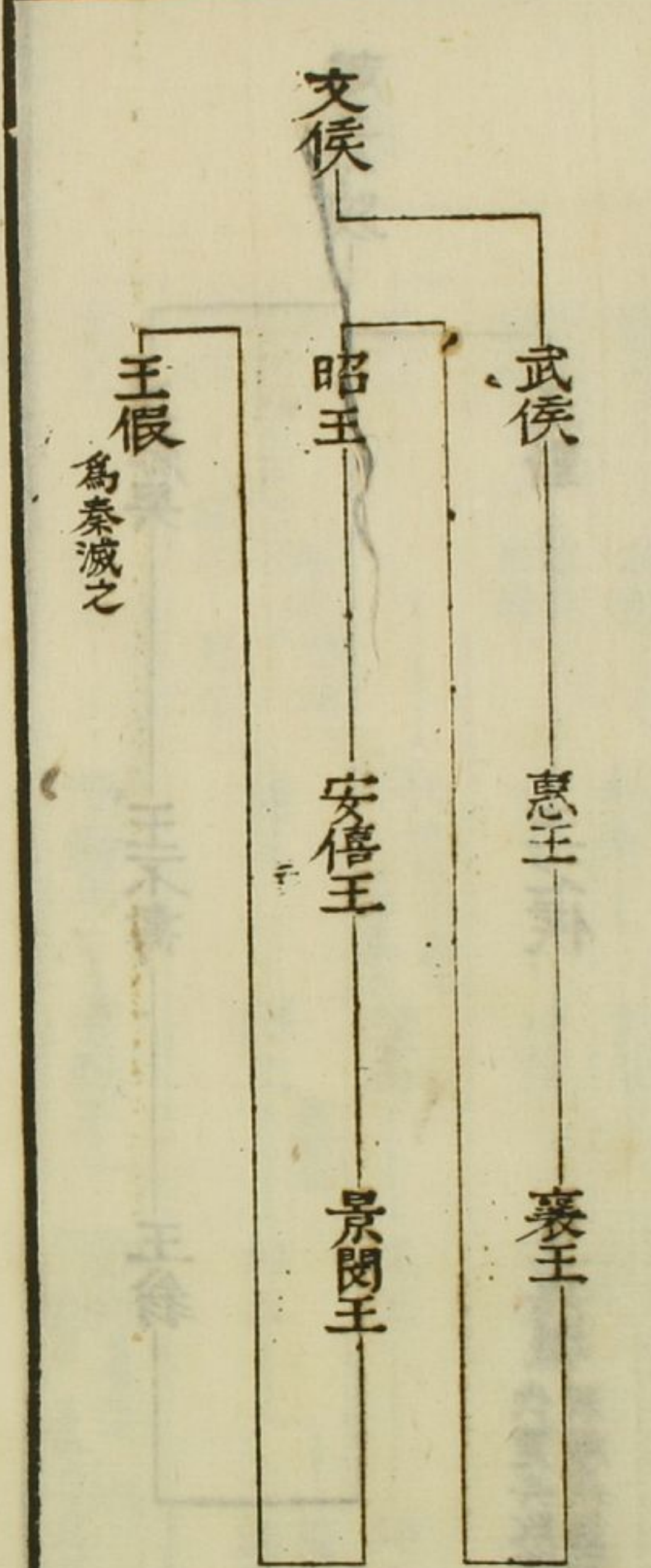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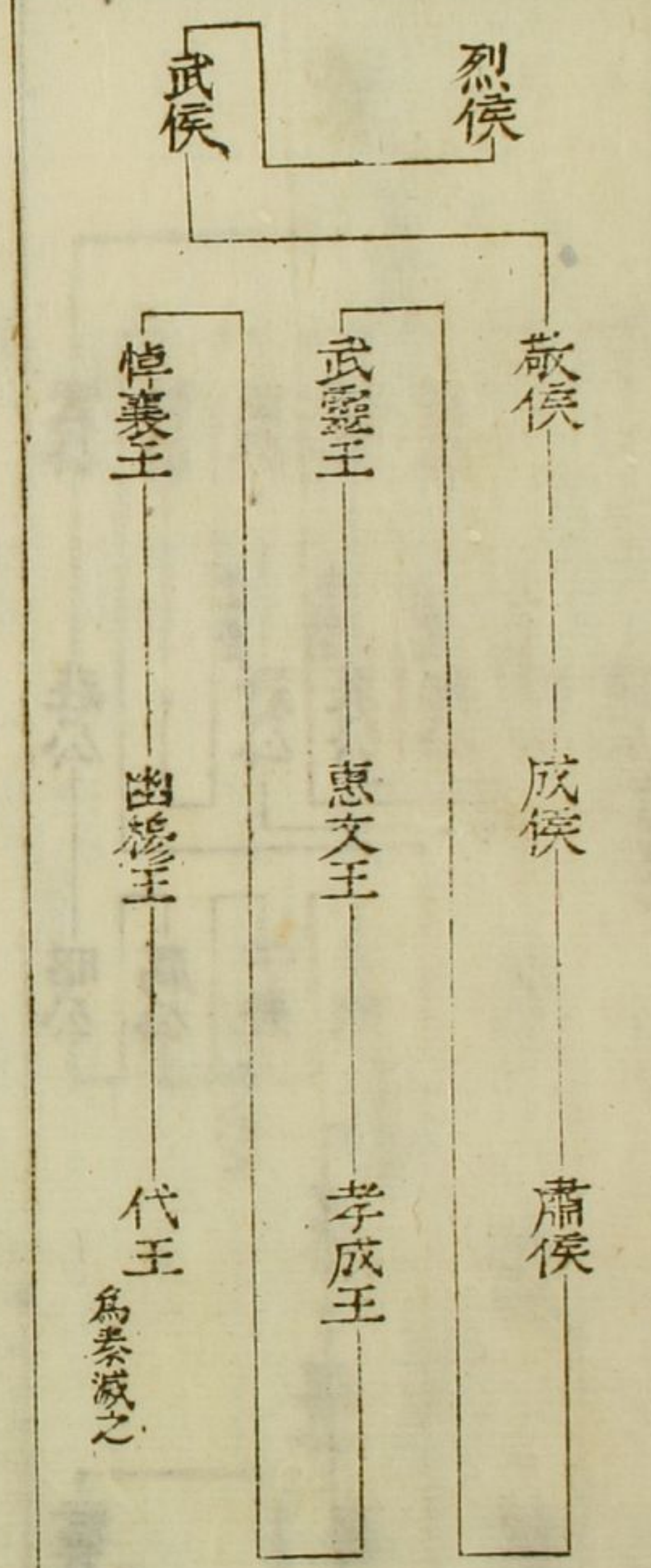
先言

趙統系圖

鳳三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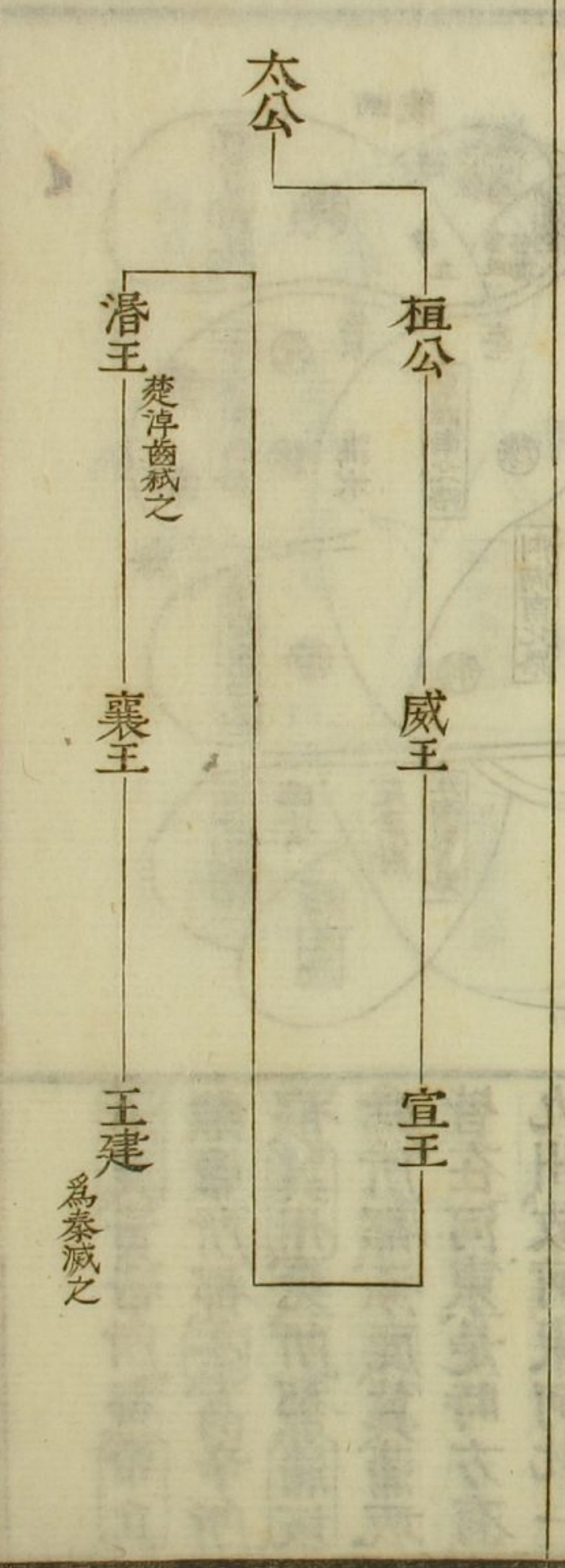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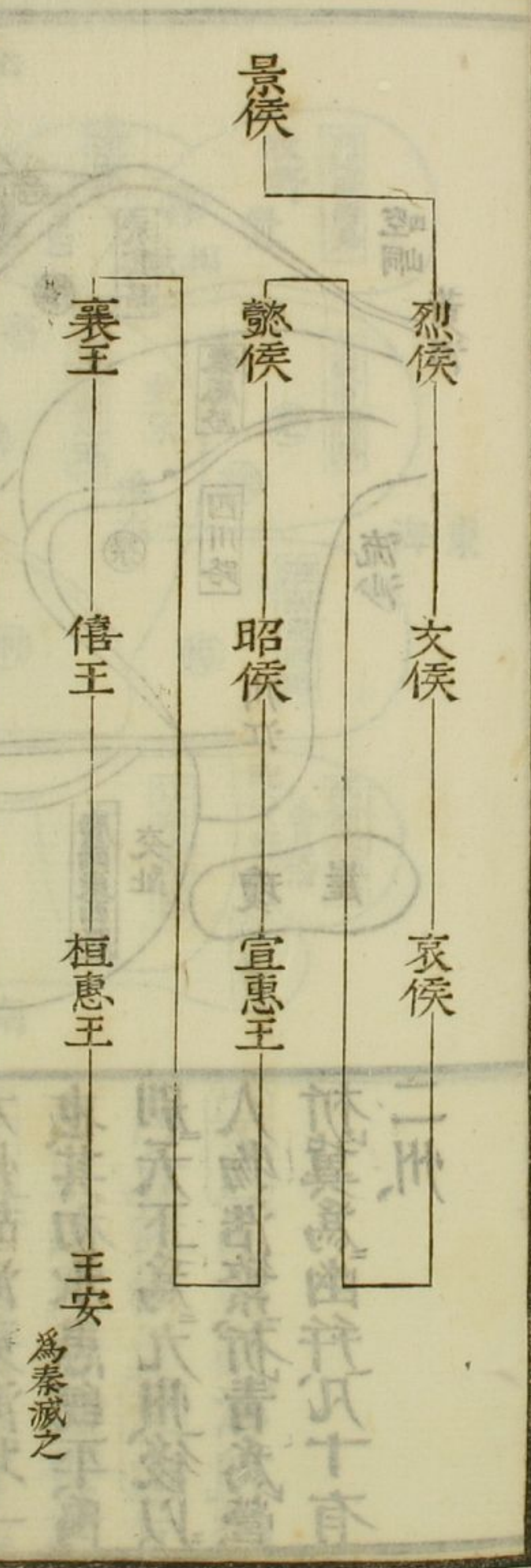
趙世家譜系圖

魏世家譜系圖



韓世家譜系圖

田齊世家譜系圖



增補史記平本

韓田齊系圖

二十六

鳳三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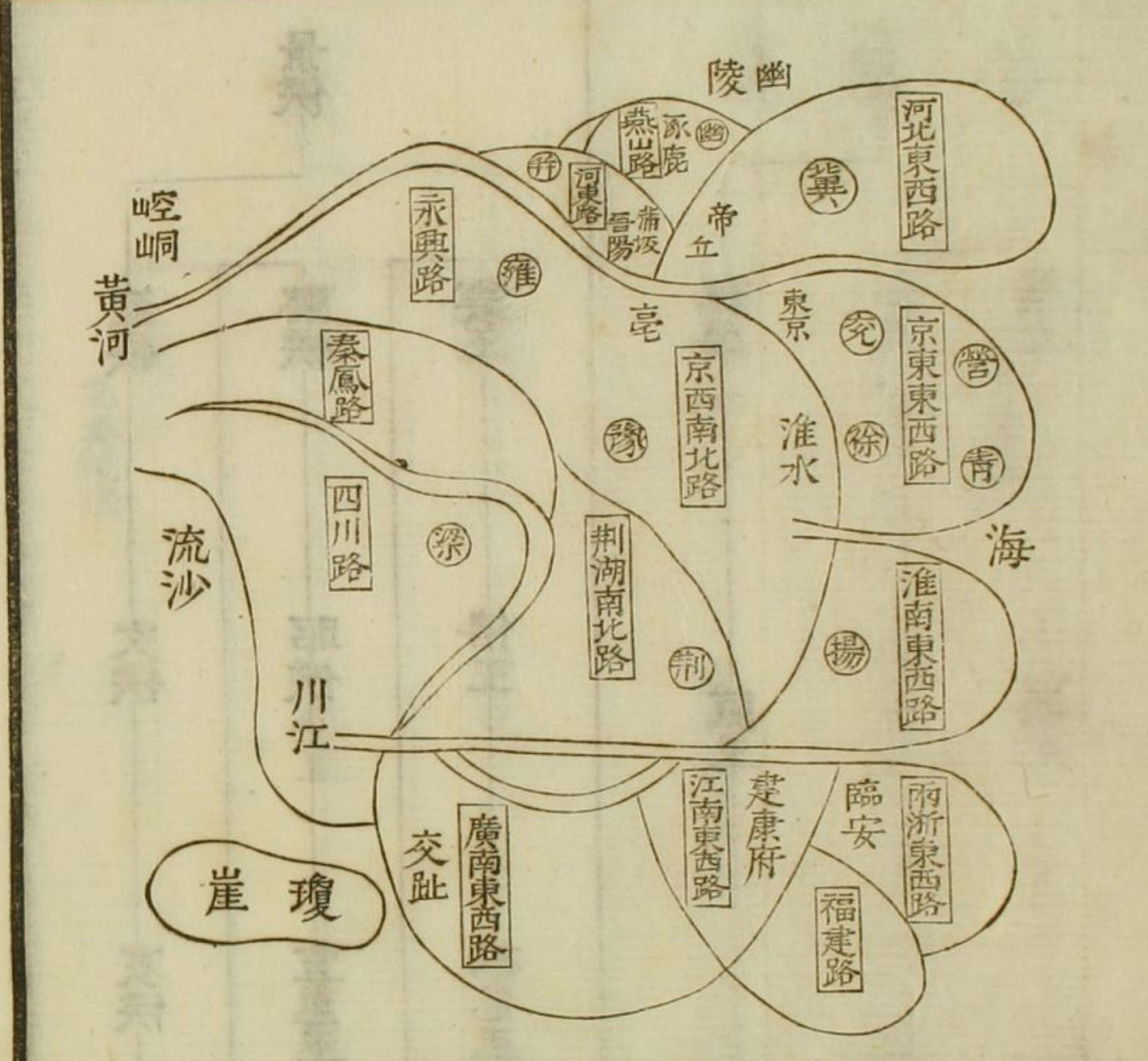
校正與言詩本

卷首

五帝國都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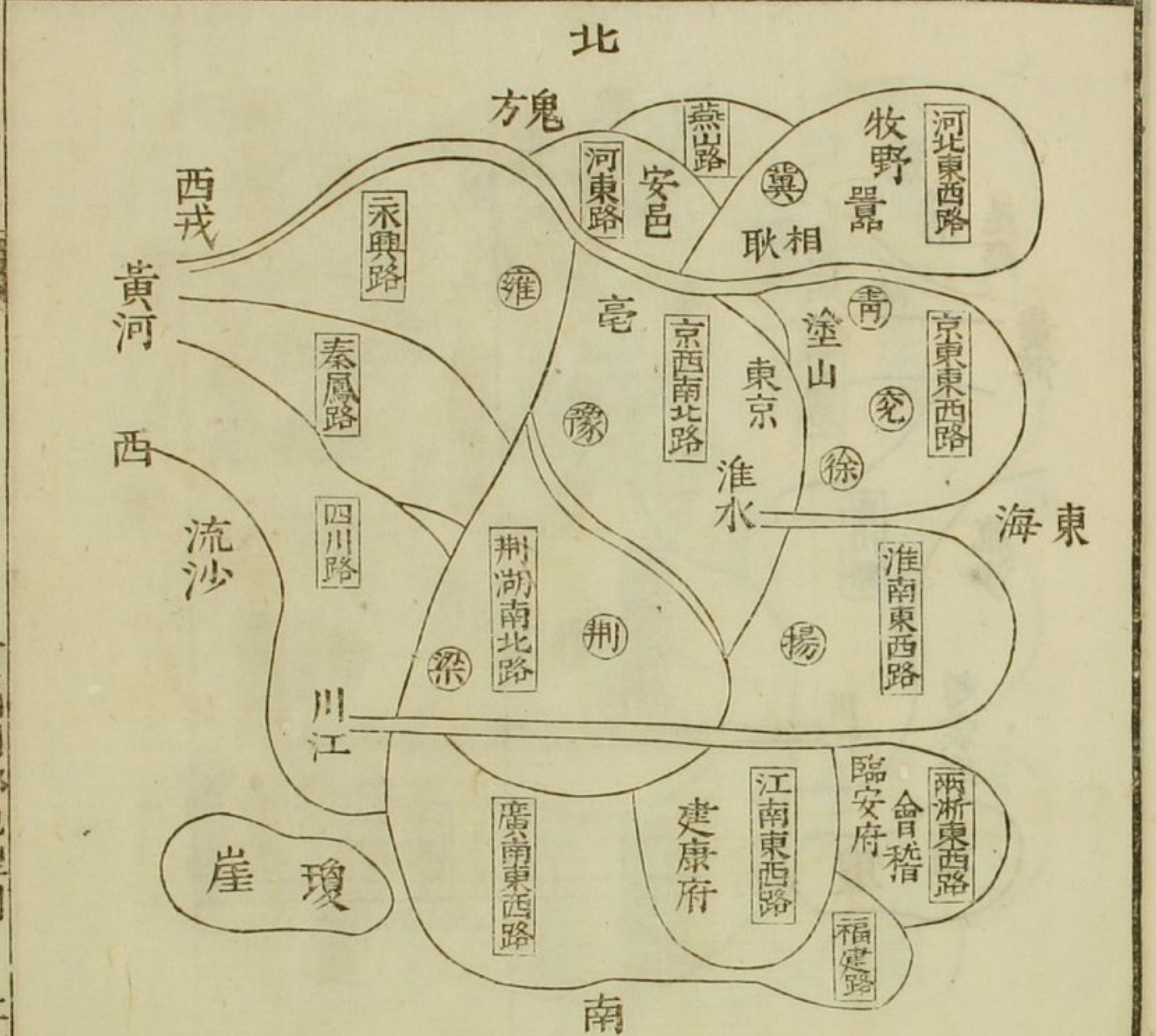
鳳文館藏

### 五帝國都地理圖



涿鹿黃帝所都帝丘  
 顓帝所都亳高辛所  
 都冀州堯所都蒲坂  
 舜所都涿鹿冀蒲坂  
 皆在河東是時方有  
 九州故河東河北一  
 也其初水患既平禹  
 別天下為九州後以  
 人物浩繁析青為營  
 析冀為幽并凡十有  
 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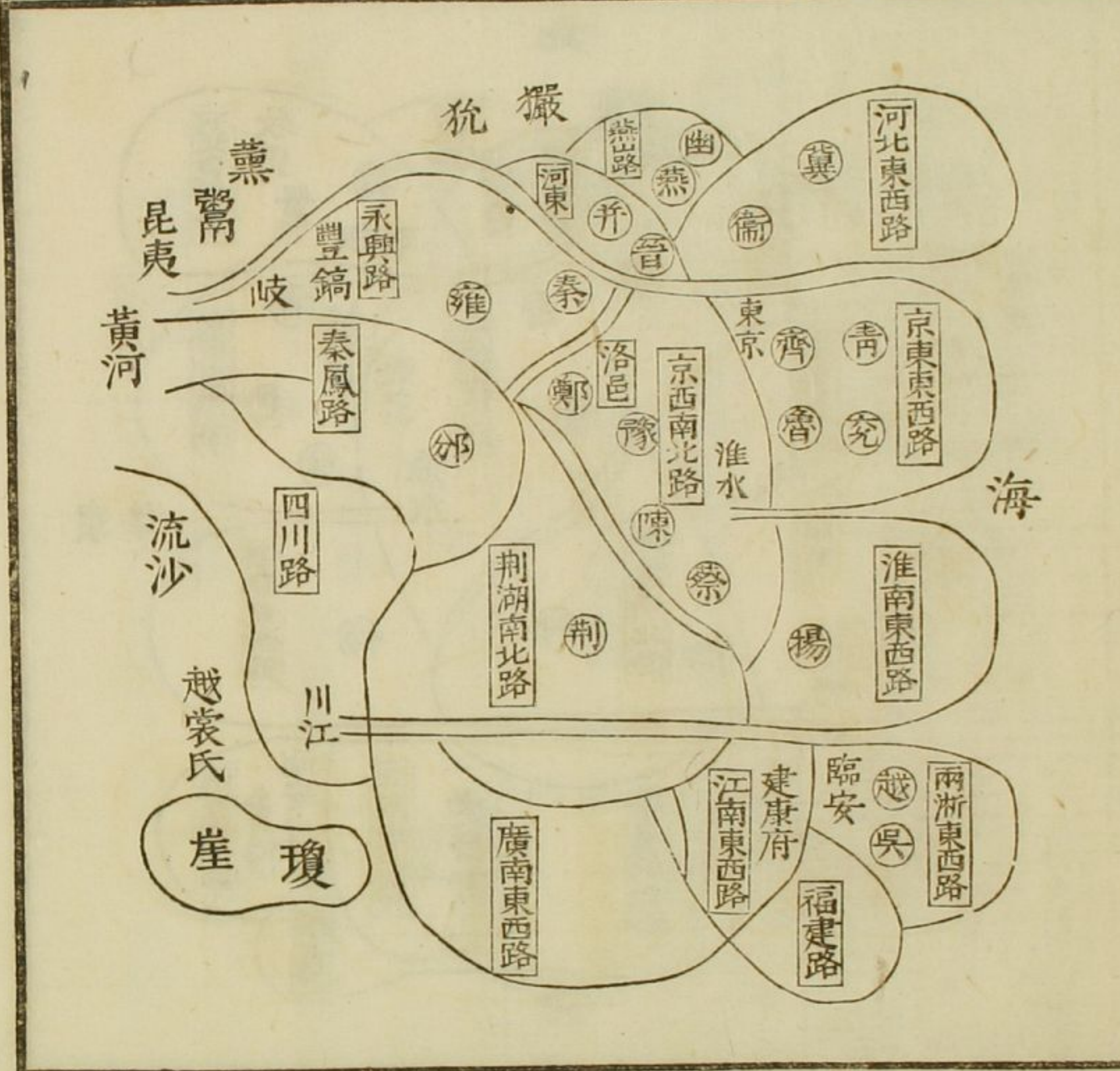
### 夏商國都地理圖



安邑禹都亳湯所都  
 禹會諸侯于塗山今  
 京東路又會諸侯于  
 會稽今兩浙路仲乙  
 遷于囂河宣甲居相  
 祖乙遷于耿武王與  
 紂戰于牧野皆今河  
 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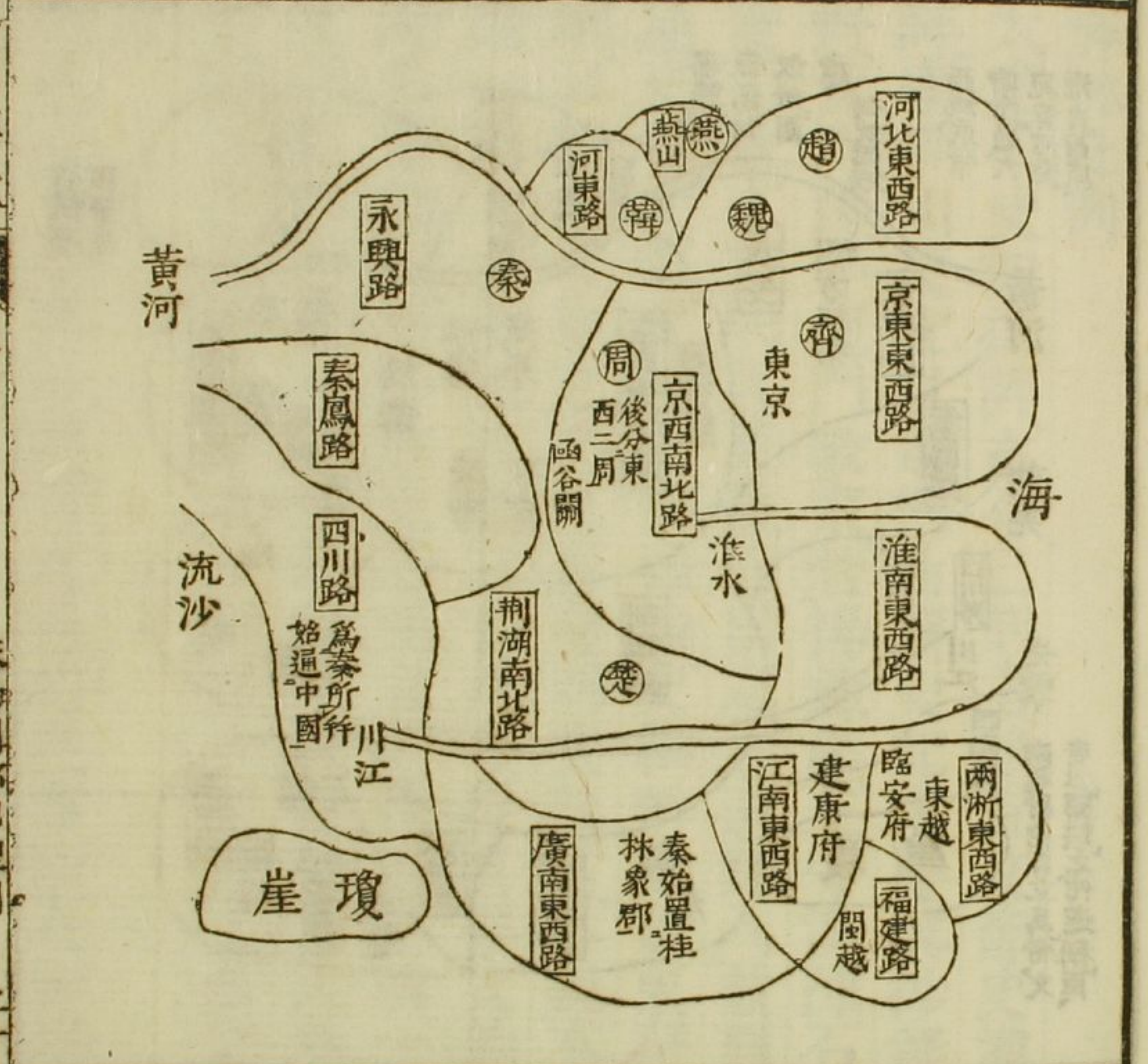
增補已記平水  
 夏商國都地理圖  
 二十七

### 周國都地理圖



周太王居邠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皆在今永興秦鳳路周公營洛邑居九鼎平王為犬戎所逼遂遷都于洛今京西路周分九州比禹貢添幽并無徐梁

### 秦六國都地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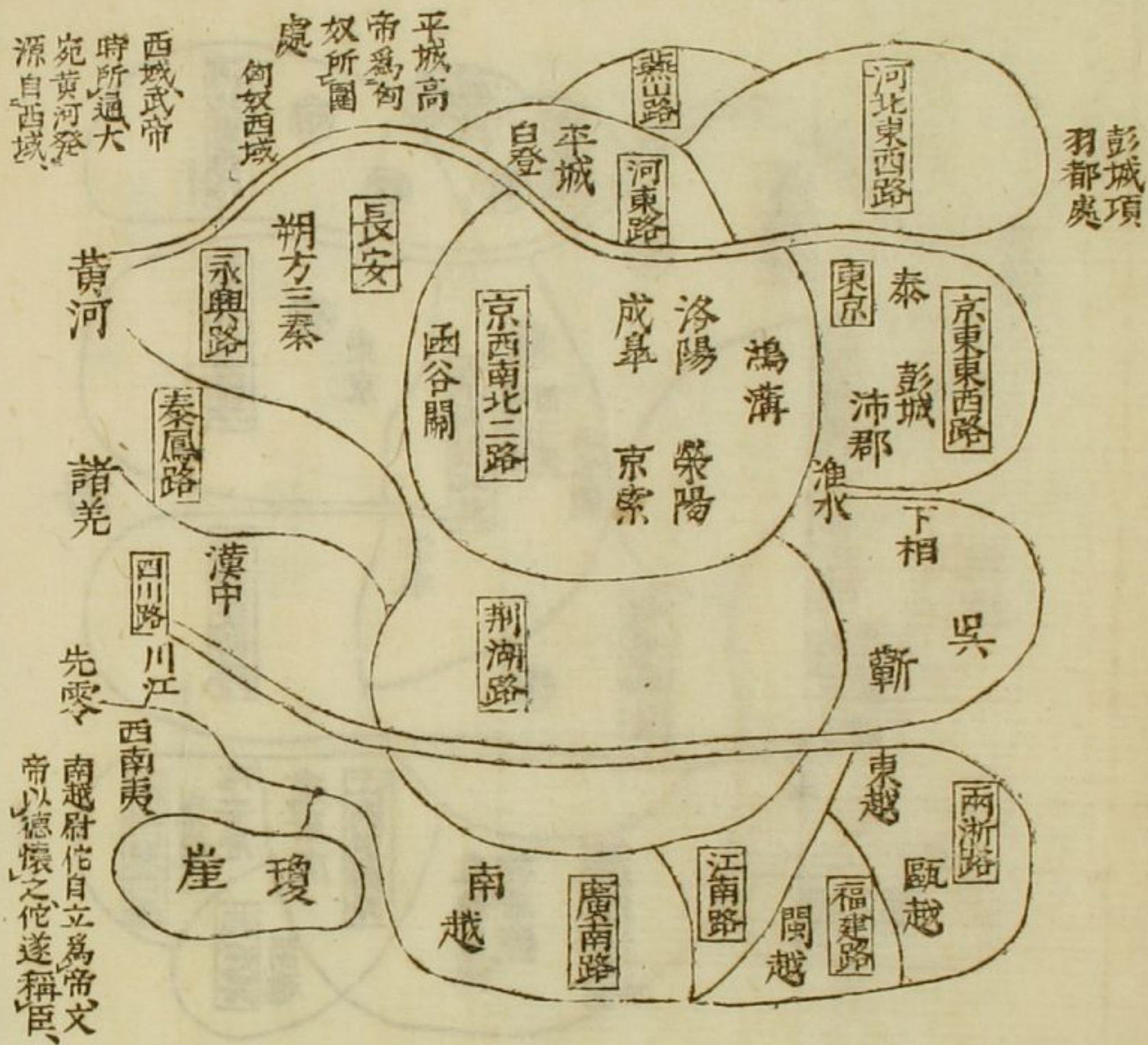


春秋十二諸侯互相吞滅至戰國時止七國秦吞二周併六國開巴蜀置桂林象郡閩越東越皆臣屬時楚地最廣皆荆湖淮南江南諸路皆是兩浙一廣福建亦羈屬也

增補史記平水 秦六國都地理圖 二十八



# 漢國都地理圖



沛高帝所居也漢中高祖初王所也洛陽漢初欲都此以婁敬言遷長安斬陳勝起兵處下相項羽所居三秦項羽分王秦將三人地荊陽京東成皋鴻溝皆劉項戰爭之所泰山武帝封禪處買捐之請罷朱崖即今廣南海中瓊崖也西南夷武帝所通先零諸羌趙充國所服朔方衛青逐樓煩王置此郡

## 史記評林凡例

一太史公史記批評古今已刻者惟倪文節史漢異同楊外庵史記題評唐荆川史記批選柯希齋史記考要其抄錄流傳者何燕泉王槐野董潯陽茅鹿門數家若楊鐵崖王守溪陳石亭茅見滄田豫陽歸震川數十家則又蒐羅而出之悉選錄入茲刻更閱百氏之書如史通史要史鉞史義唐宋確論史綱辨疑黃東發日抄丘瓊山世史正綱日格子學史之類凡有發明史記者各視本文標揭其上間有總論一篇大旨者錄於篇之首尾事提其要文鈎其玄庶其大備耳

一諸名家讀史總評散見各集茲刻輯錄於前一展卷可得大旨云

一史記原引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呂氏春秋楚漢春秋諸書間有撮其要而未汲詳者茲併錄全文於上名之曰按仍下一字以別之

與史記互相發明，茲擇其切要者錄之於上，以備考証，亦名曰按云。

一篇中綱領節目關鍵，諸家未評者，茲僭揭于上，亦曰按云。

一篇中虛實主客分合根枝，與夫提掇照應總結及單辭賸語批評所不能載者，悉注于傍。

一史記文法有連數字不斷句而不句者，則圈于中為讀有止一二字當斷不句而句者，則圈于側為句，一以宋本今監本為則。

一史記舊本每有分裂本文，嵌註于句中者，茲註於句之下，庶便誦讀云。

一史記舊本每相牴牾涉于兩是者，不敢妄為改攬，悉依宋本，仍傍注一本某字作某字，以俟博古者訂之。

一蘓子由古史贊史記之羽翼也，呂東萊十七史詳節列于太史公贊後，而與索隱述贊並，茲刻或用東萊所纂，或用子由全文，一如十七史詳節例，古史所無者闕之。

一索隱述贊舊本大字與本文無別，故每或病而刪削之，茲刻述贊與古史並細書，所以別本文也。

一東坡指掌圖所以詳郡邑之沿革，茲刻於帝王侯世系圖歷代併地理圖皆繪于前，一如呂東萊十七史詳節例。

一史記兩處重出，各有註釋不同，如武帝紀與封禪書之類，茲併注一處，而本文則仍其舊云。

一史記篇名次第已見太史公自序中，舊本致有改易篇名紊亂次第者，如以老子居首，而與伯夷同傳，甚為無謂，茲依太史公自序云。

一太史公沒後，逸景帝紀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斬削日者，龜策列傳凡十篇，有錄無書，元城褚先生補之，雖非太史公手筆，茲仍存之以足一百三十卷之數云。

一小司馬氏補三皇本紀，茲列于目錄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數也。

一五帝等紀酷吏等傳雖數人同叙其血脉聯絡本為一篇舊本割裂分題殊失本旨茲仍合之各自為起又始皇等紀以歲次起歷律等書以象緯起皆以便觀覽也

一史記刻本自宋元迄今不下數十家但近時見行者杭本無索隱述贊白鹿本無正義陝西本缺封禪河渠平準三書惟金臺汪本蒲田柯氏所校頗少差謬茲刻以宋本與汪本字字詳對間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參之反覆讐校庶免亥豕魚魯之弊云

隆自弱冠讀先大夫史記抄旦旦夕焉而悵其未備也嘗博蒐羣籍凡發明馬史者輒標識於別額積草青箱非一日矣乃伯兄稚哲友人金子魯來自國門獲所錄諸名家批評總總焉私竊艷之而雲間張玄超持所纂發微者造余廬而印証也已復負笈大方益羅史家所珍秘者彙之而裒然成帙矣則為嗜古者相假貸無寧居焉古歛汪氏維揚張氏咸稱好事遂各捐貲付梓肇於萬曆

甲戌訖於今丙子冬編摩歲月形勞神悴聊以償疇昔之志若其見聞阻狹掛一漏萬則以俟多識君子金子魯名學曾張玄超名之象先大夫諱約言伯兄名迪知併書以志本始云

吳興後學凌稚隆識

蓋自史記評林行龍門子益籍是赫寰中矣余讀諸集評曰心苦哉節有度詳而有體讀篇後諸佐評曰美哉淵淵乎若臚列讀凌自評斷曰白雪陽春維寡和矣顧又聞徐龍灣叙史評以凌不及錄其評為恨余用是摭摭葵陽老師及鳳洲龍灣九我了凡如崗諸名公言跡凌評倍之每段冠一增字示別而余也歛啟漫著光緝曰三字與凌評並云客曰駢拇枝指而繁於辭不虵足乎是不然夫有麟經則有左聞人裔是而公穀足矣廼胡康侯又著傳為麟經翼也不則尊公穀目臨宋儒夫孰能不波猶自勤俞兒狄牙善而羞冀人口嗾哉客曰然

溫陵後學李光縉識

史記評林凡例 終

史記評林姓氏

晉

葛 洪字客父東陽人

南北朝

沈 約字休文吳興人

劉 勰

東莞人

李蕭遠

唐

韓 愈字退之南陽人

白居易字樂天華州人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權德輿字載之洛陽人

李德裕字文饒贊皇人

高 參 南陽人

元 稹字微之河南人

陳越石

庾日休字襲美襄陽人

李 觀字元賓趙州人

李 翱

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

宋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

范仲淹字希文姑蘇人

孫 復字明復平陽人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

劉 敞字原父新喻人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姓氏

三十二

鳳文館藏

蘇 洵字明允眉山人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

劉 攽字貢父新喻人

蘇 軾字子瞻眉山

蘇 轍字子由眉山

秦 觀字少游高郵人

鮑 彪 縉雲人

晁無咎

劉子暈字彥中崇安人

鄭 樵字漁仲莆田人

倪 思字正甫歸安人

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人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

朱 黼

舒 雅字堅甫廬州人

劉辰翁 廬陵人

呂本中字居仁河南人

費 衮 無錫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吳師道 東陽人

楊 時字中立將樂人

李 塗字性學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

朱 翌

蔡 沈字仲默建陽人

陳仁子

黃 震字東發慈谿人

洪 邁字景廬鄱陽人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樓 昉 鄞縣人

張 耒字文潛淮陰人

宋 無字子虛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

唐 庚字子西丹陵人

陳 桎字子樞奉化人

黃履翁字吉父三山人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

林 駟字德頌寧德人

陳祥道

元

金履祥

蘭谿人

吳 澄字幼清崇仁人

國朝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

王 禕字子克義烏人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

胡 廣字光大吉水人

王 直字行儉泰和人

楊士奇字以行泰和人

胡 儼字若思南昌人

王 懋字敬勉錢塘人

夏 寅字正夫華亭人

周洪謨字堯佐長寧人

楊守陳字維新鄞縣人

王 鏊字濟之吳縣人

吳 寬字原博長洲人

謝 鐸字鳴治太平人

丘 濬字仲深瓊山人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

邵 寶字國賢無錫人

錢 福字與謙華亭人

李應禎字禎伯長洲人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陸 鈇字鼎儀崑山人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

呂 柟字仲木高陵人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

王九思字敬夫鄆社人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康	海	字德涵武功人	何景明	字仲默信陽人		
董	玘	字文玉會稽人	崔	銑	字子鐘安陽人	陸	深	字子淵上海人
張邦奇	字常甫鄞縣人	徐禎卿	字昌穀太倉人	王	韋	字欽佩江浦人		
邵	銳	字思抑仁和人	胡纘宗	字孝思泰安人	楊	慎	字用修新都人	
鄒守益	字謙之安福人	霍	韜	字渭先南海人	王廷陳	字雅欽南岡人		
陳	寔	字聲伯德清人	陳	沂	字魯南鄞縣人	許相卿	字台仲海寧人	
廖道南	字鳴吾蒲圻人	黃	佐	字才伯香山	馬汝驥	字仲房綏德人		
顧	璘	字華玉吳縣人	朱應登	字升之寶應人	邵經邦	字仲德仁和人		
林希元	字茂貞同安人	敖	英	字子發清江人	陸	祭	字子餘長洲人	
田汝成	字叔禾錢塘人	袁	袞	字永之吳縣人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許應元	字子春錢塘人	黃省曾	字勉之吳縣人			
柯維騏	字奇純莆田人	王慎中	字道思晉江人	王維楨	字允寧華州人			
閔如霖	字師望烏程人	凌約言	字季默烏程人	茅	瓚	字邦獻錢塘人		

董	份	字用均烏程人	高	儀	字子象仁和人	蔡汝楠	字子水德清人		
汪道崑	字伯玉歙縣人	茅	坤	字順甫歸安人	余有丁	字丙仲鄞縣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張之象	字玄超華亭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	何良俊	字玄朗華亭人	宗	臣	字子相興化人			
吳	鼎	字	錢塘人	尤	瑛	字汝白無錫人	高	岱	字伯宗京山人
葉	盛	字與中崑山人	李攀龍	字子鱗濟南人	陳文燭	字伯玉沔陽人			
劉	鳳	字子威長州人							

以上諸名家字里無考者闕猶有不及載姓氏者以所評僅得一二節故不敢槩錄于此云

增補

吳國倫	字明卿武昌人	徐中行	字子與長興人	黃洪憲	字懋忠嘉興人		
盧舜治	字恭甫烏程人	屠	隆	字長卿東海人	袁	黃	字儀卿嘉興人
李廷機	字爾張晉江人	焦	竑	字弱侯北海人	陳懿典	字孟常秀水人	

史記評林引用書目

史記評林引用書目

史評

史記題評

楊慎

史記考要

柯維騏

史記選要

唐順之

監本史記

余有丁

王守溪史記評抄

鑿

陳石亭史記評抄

沂

何燕泉史記評抄

孟春

王欽佩史記評抄

章

茅見滄史記評抄

瓚

董潯陽史記評抄

份

凌藻泉史記評抄

約言

王槐野史記評抄

維楨

茅鹿門史記評抄

坤

張王屋史記發微抄

象

王遵巖史記評抄

慎中

史要

衛胤

史通

劉知幾

古史

蘇轍

十七史詳節

呂祖謙

史漢異同

倪思

史鉞

楊維禎

史義拾遺

楊維禎

世史正綱

丘濬

日格子學史

邵寶

史綱辨疑

三史文類

文翰大成

文苑英華

文章辨體

文章正宗

文編

襍編抄

崇古文訣

增補史記平水

卷首

引用書目

三十五

鳳文館藏

文章精義

文髓

古文類抄

文章關鍵

妙絕古今

唐文粹

唐宋名賢確論

韓昌黎集愈

柳柳州集宗元

歐陽文忠公集修

白樂天集居易

皮日休集

宋文鑑

蘇老泉集洵

王臨川集安石

蘇文忠公集軾

欒城集蘇轍

西京雜記葛洪

張文潛集耒

秦淮海集觀

劉屏山集子昂

呂東萊讀書襟記祖謙

黃氏日抄震

鶴林玉露羅大經

容齋隨筆洪邁

宋景文公筆記祁

困學記聞王應麟

梁溪漫志費衮

皇明文衡

皇明文範

皇明文則

宋潛溪集濂

遜志齋集方孝孺

野客叢書王楙

震澤長語王鏊

吳匏菴集寬

程篁墩集敏政

何大復集景明

李空同集夢陽

董中峰集玘

鄒東廓集守益

懷麓堂稿李東陽

康對山集海

王文成公全書守仁

朱凌溪集應登

陸儼山集深

羅念菴集洪先

黃五嶽集省曾

王氏存笥稿維禎

副墨汪道昆

玩芳堂稿王慎中

許茗山集應元

宋子相集臣

田叔禾稿汝成

歸震川集有光

史按

尚書

禮記

左傳

穀梁傳

公羊傳

國語

戰國策

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

呂氏春秋

爾雅

世本

孔子家語

老子

莊子

列子

淮南子

荀子



抱朴子

孔叢子

大事記

越絕書

前漢書

漢紀

論衡

說苑

新序

白虎通

風俗通

鹽鐵論

帝王世紀

竹書紀年

山海經

列士傳

列女傳

古史考

通志書

文獻通考

朱子綱目

杜氏通典

劉氏外紀

博物志

許氏說文

兩漢精華

一統志

地理志

通鑑纂要

人代紀要

兩漢博聞

丹鉛總續餘閏四錄

芥隱筆記

攝山記

禠事篇

右史評書目先列史記諸書名家諸抄次及文翰大成而下以

所重在評史者書之先後弗計也

增補

王鳳洲四部稿

李滄溟集

焦氏數林

焦氏筆乘

史記評林引用書目終

增補史記平水

引用書目

三十七

史記評林目錄

漢 太 史 令 龍 門 司馬遷 著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河內 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宣議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帝紀十二卷 索隱曰紀帝王之事故法天之歲是太歲皆十二年一周天也

年表十卷 索隱曰法天之剛柔十日以紀時也

八書八卷 索隱曰法時有節以成歲也

世家三十卷 索隱曰法三十日而成月故曰三十輻共一轂亦其意也

列傳七十卷 索隱曰七十卷法八臣七十而致仕也

以上共一百三十篇 索隱曰百三十篇象閏餘成歲也

第一卷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增補史記評林 目錄 三十八

第二卷 夏本紀第二

第三卷 殷本紀第三

第四卷 周本紀第四

第五卷 秦本紀第五

第六卷 始皇本紀第六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項羽本紀第七

第八卷 漢高祖本紀第八

第九卷 呂后本紀第九

第十卷 孝文本紀第十

第十一卷 孝景本紀第十一 缺 褚少孫補

第十二卷 孝武本紀第十二 缺 褚少孫取封禪書補

第十三卷 三代世表第一

第十四卷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第十五卷 六國年表第三

第十六卷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第十七卷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第十八卷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第十九卷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第二十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第二十一卷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第二十二卷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三卷 禮書第一 缺 荀子禮論補

第二十四卷 樂書第二 缺 取樂記補

第二十五卷 律書第三 缺 褚少孫補

第二十六卷 曆書第四 缺 褚少孫補

增補史記平本

卷首

目錄

三十九

鳳文館

第二十七卷 天官書第五

第二十八卷 封禪書第六

第二十九卷 河渠書第七

第三十卷 平準書第八

第三十一卷 吳太伯世家第一

第三十二卷 齊太公世家第二

第三十三卷 魯周公世家第三

第三十四卷 燕召公世家第四

第三十五卷 管蔡世家第五

管

蔡

曹

第三十六卷 陳杞世家第六

陳

杞

第三十七卷 衛康叔世家第七

第三十八卷 宋微子世家第八

第三十九卷 晉世家第九

第四十卷 楚世家第十

第四十一卷 越世家第十一

范蠡附

第四十二卷 鄭世家第十二

第四十三卷 趙世家第十三

第四十四卷 魏世家第十四

第四十五卷 韓世家第十五

第四十六卷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第四十七卷 孔子世家第十七

第四十八卷 陳涉世家第十八

第四十九卷 外戚世家第十九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首

呂太后 薄太后 竇太后 王太后

衛皇后 陳皇后以下附 王夫人 李夫人 邢夫人 尹婕妤以下續 鈞弋夫人

第五十卷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交 趙王遂

第五十一卷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賈 燕王澤

第五十二卷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第五十三卷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第五十四卷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第五十五卷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第五十六卷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第五十七卷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王陵附

條侯附

第五十八卷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 濟川王明 濟東王彭離

山陽哀王定 濟陰哀王不識

第五十九卷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河間獻王德 臨川哀王闕于 臨川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真定王平

第六十卷 三王世家第二十 缺 諸少孫補

齊王閔 燕王旦 廣陵王胥

第六十一卷 伯夷列傳第一

增補已平本 目錄 四十一

校正身言言林

鳳文館藏

第六十二卷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 晏嬰

第六十三卷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第六十四卷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第六十五卷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第六十六卷 伍子胥列傳第六

第六十七卷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第六十八卷 商君列傳第八

第六十九卷 蘇秦列傳第九

蘇代以下附 蘇厲

第七十卷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 陳軫 公孫衍

第七十一卷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第七十二卷 穰侯列傳第十二

第七十三卷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第七十四卷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孟子 駟衍 附 淳于髡 慎到 駟奭 荀卿

第七十五卷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馮驩 附

第七十六卷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第七十七卷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第七十八卷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第七十九卷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第八十卷 樂毅列傳第二十

增補史記平水 目錄 四十二 鳳文館藏

第八十一卷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 藺相如 趙奢 趙括附 李牧

第八十二卷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王蠋附

第八十三卷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第八十四卷 屈原賈誼列傳第二十四

第八十五卷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第八十六卷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第八十七卷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第八十八卷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毅附

第八十九卷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敖附

第九十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第九十一卷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第九十二卷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第九十三卷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 盧綰 陳豨

第九十四卷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榮 田橫 以下附

第九十五卷 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第九十六卷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蒼 周昌 周苛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韋賢以下續 魏相 丙吉 黃霸 章玄成 匡衡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目錄

四十三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四十三

鳳文館藏

校正史記評林

第九十七卷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第九十八卷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缺 褚少孫補

傳寬 靳歙 周繇

第九十九卷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第一百一卷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第一百二卷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 馮唐

第一百三卷 萬石君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石建附 石慶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第一百四卷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第一百五卷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田仁附 任安續

第一百六卷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第一百七卷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第一百八卷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第一百九卷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附

第一百十卷 匈奴列傳第五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目錄 四十四 官



第一百十二卷 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以下附 嚴安

第一百十三卷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他 蒼梧王趙光

第一百十四卷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第一百十五卷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第一百十六卷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第一百十七卷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第一百十八卷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第一百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 鄭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第一百二十卷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第一百二十一卷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取丘江生附

第一百二十二卷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郅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滅宣

杜周

第一百二十三卷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第一百二十四卷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附 郭解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目錄 四十五 鳳文館藏

第一百二十五卷 佞幸列傳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第一百二十六卷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以下續王先生東郭先生西門豹

第一百二十七卷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第一百二十八卷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諸少孫補

第一百二十九卷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倚頓

烏氏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第一百三十卷 太史公自序七十

史記評林目錄終

讀史總評

鄭樵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且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晁無咎曰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予謂不然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

其心之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拯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廉頗酈食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比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夫

秦伯子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比宮伯子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郢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蠻狁亦或庶幾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  
疎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  
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葉盛曰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丘明者司  
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

李清臣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  
之意也

又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

呂祖謙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  
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意在彼若有魚龍之  
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  
歸乎

黃震曰堯舜三代之事可爲萬世法者孔子于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

可爲萬世戒者又約之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弃而不載者復  
爲史記殆不過博聞於義理無責然太史生長於黃老荒唐謾語中乃  
能推尊孔子黜黃帝乘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  
傳可不謂豪傑之士哉

李塗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  
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又曰帝紀世家從一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又曰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爲質也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  
去所以爲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秦觀曰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  
于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

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楊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于義而主于奇，則遷不為無過，若以是非頗謬于聖人，曷為乎有取也。林駟曰：嘗考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三王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為田和遷居海上，而書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卒，始書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矣。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

又曰：嘗考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時征利之非。於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于歷書則載古歷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十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疎而古歷之密也。

又曰：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于天下，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于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政由己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出房闈，君道不立，雖紀呂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有大于列傳，則繫之世家。夫子在周則臣道，在後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繫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勲烈冠于羣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于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于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殖游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

黃履翁曰：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摭異聞，網羅往史，合三千

年事而斷之于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几不肯少就于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

曾鞏曰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

范祖禹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傳學善叙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

王應麟曰班固謂司馬遷史記十篇有錄亡書顏師古以爲此十篇者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

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能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有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日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入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日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斬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刊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妍媸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日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

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也

馬端臨曰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劉因曰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為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為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為史氏之良者也

馬子才曰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瀕含混太虛呼吸萬壑

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情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劔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

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洪邁曰太史公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平原君使楚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及遂卒定從而歸至于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魯仲連見新垣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是數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王慤曰太史公每用卽字如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其可將兵之類此善用字法處

王鏊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又曰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疏略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又曰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敘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又曰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鄭一鵬曰司馬氏豪材博學世掌天官漢興去古未遠文獻足徵故其書斷自軒轅訖于天漢上下三千年間約爲五十萬言成一家書雖時有牴牾然撮六藝之微言弘三才之奧旨奇而不譎直而無隱覈而成章語一代良史不誣也

黃佐曰昔孔子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于王伯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乎達道以經世亦當時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

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爲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之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詐脅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五道法銷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而民仰之若時雨故本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太伯進陳涉列傳則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於強秦則恐其亡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于戈以耗海內之故歟不宗其景迹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

王禘曰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色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美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與

何喬新曰粵自麟經絕筆史學家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

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楊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叙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籍藁鮐鮓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二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為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略其文深意思之酷其不隱惡可見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又曰文章之體有一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為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為二途天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為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為叙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韞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何孟春曰太史公文字如封禪平準之類極長貨殖儒林之類極短長短各自成章鵝脰不可剪鳥頸不可續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入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

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

又曰：按太史公所為史記一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于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踈蕩適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

又曰：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蕩，如傳刺客則

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雎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感慨者尤多，故又別為變調也。

又曰：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鄯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並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於劇孟魯朱家之任俠，於犒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寶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酈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李布樂布之節俠，袁盎鼂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

議石奮衛縮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贊此皆太史公所慨於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竝中神理矣

又曰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卽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卽欲遺世讀李廣傳卽欲立鬪讀石建傳卽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卽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所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又曰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之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蜂蟻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足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

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適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卽如班掾便多崖壑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叙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奧惟毛穎傳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文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己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又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潰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又曰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

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則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蜀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書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蒼叢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卽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陳文燭曰昔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明王道而辨人事子長自叙及之有意于孔氏哉三代之道若循環周秦之間文敝矣漢興承敝變易乃高祖一贊不言其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統又仲尼尊周之意若其文萃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學蓋其豪邁不羈寬大易直類乎其入耳孰謂文章之道止與政事通哉

又曰楚石奢自刎而死晉李離伏劍而死子長附諸循吏之後彼以爲立楚昭之名正晉國之法豈其身經蠶室苦深文巧詆之吏以循與之耶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縱父過聽兩入之心必一死

而後白千載揆之有足憐者故重民命者有司之先務也奈何視如草管也邳都寧成諸酷吏傳名著刑族以示戒而子長之意深遠矣

盧舜治曰嘗讀太史公自叙其生龍門十歲好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然後過梁楚以歸固知其足跡徧天下然後出其耳目之所盼睽脣吻之所談說以成一家之言非坐而索之無何鄉者故其紀項羽則于鴻門垓下所以擁樊噲泣虞姬者獨得其嗚咽而欷歔紀高帝則于澤中沛上所以斬白帝子狎故老歌兒者獨得其神武而慷慨紀諸侯表能列諸國之形勢如睹之掌握紀貨殖能籌大都之物產如販之市廛田單傳叙其兵以奇勝也儼然一飛鳥神師之頡頏留侯傳叙其討以智勝也飄然一赤松商山之遙曳信陵下士真如蹠蹠于夷門孟嘗好客恍若繾綣于幸舍范叔何一寒如之也喜綈袍戀戀於故人曹參何不治事如之也羨醇酒偏呼於從吏淮陰侯之戰拔趙幟立

漢幟雅譽其井陘空壁之雄李將軍之射飲虎石騰胡兒盡書其鴈門  
 飛將之勇話田竇之過從難於滿觴而膝席揭夫之罵坐誓於斬頭而  
 陷胷凡此類者蓋得之神遊發之神奇正如鹿門先生所謂曩之所云  
 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今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精也髓也此為獨得  
 其解者也雖然古之文章以奇著者亡慮數家莊生南華之文玄而奇  
 也屈原離騷之文怨而奇也戰國縱橫之文鬪而奇也太史公史記之  
 文游而奇也持是以睹古之作者庶可以語於奇矣反是索之茫如探  
 之冥如猶之乎南其轅而走鄒嶧比其面而向九嶷也鮮不至於眩且  
 惑矣

讀史總評 終

附 短長說上

王世貞曰耕於齊之野者地墳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  
 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  
 書一名脩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  
 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余恠其往往稱嬴項薄炎德誕而不理  
 至謂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母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  
 一種凡四十則

邯鄲之難楚取魏睢滅之間以自益也江乙為魏說楚威王曰臣不佞少  
 習楚事竊以為先靈王之賢甚於先莊王也楚王作色曰先莊王雄楚  
 者也九戰而九勝以盟諸侯光列五霸聲施到今靈王少負不諱罪為  
 章華臺而疆內叛之天下不哀客胡諄也曰主臣莊王之有討於宋也  
 環城芻牧者以百里築室及耕宋人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王赦之盟而  
 弗有也討鄭鄭亡其君肉袒牽羊以迎而王赦之盟而弗有也討陳以夏

徵舒慘鄉取一人而又弗有也恤隣厄誅不庭汲汲乎亡燕息之間戎車屢駕地不加益以空名為政於天下者莊王也靈王滅陳滅蔡城不羹躡朱方兵力所及亡不有也方城外之師與方城內應而王暴縊也以實利媒禍於天下者靈王也今魏聞趙之請救而王弗與也潛師乘魏虛而取睢澨之間是靈王之武也臣竊以王殆賢靈王楚王曰微夫子之言殆哉請得因睢澨而媾於魏

陳軫謂楚王曰臣欲益王之地而王欲割也臣欲強王之兵而王欲削也欲收六國而宗楚而王欲失也欲抗楚以抑秦而王欲卑也夫割與削失與卑度非王欲也然而以意得之得之王之禮張儀而內寵鄭袖也謂魏惠王曰酒有醜王食之乎曰否前郎中貌美而陽疆以備宮監乎曰惡是何言也然則酒之惡醜也為毒也宮監之惡前郎中也為其釣淫也張儀之毒也甚於醜而其釣淫也甚於前郎中王乃委國而事之何也

楚頃襄王獵於濠而樂也觴群臣而命之監曰醉廼解客有來謁者曰請須臾曰毋間遂酒之敢問客何業曰臣不肖少賈而中棄之晚乃業儒見魯儒與吳賈爭也魯儒曰親重身吳賈曰否身重親魯儒曰吾聞之夫子矣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其以身也曰以直報怨吳賈曰吾先君闔閭之有攜李役也王夫差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於庭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越棲越勾踐於會稽之臺而弗誅也為其稱臣也王勾踐因以夕枕薪晝茹膽而令于庭曰勾踐而忘會稽之耻乎曰不敢積甲而訓之以伐吳棲吳夫差於姑蘇之臺而弗赦也夫差報親而赦也勾踐報身而弗赦也然則身重親臣未有以折也臣今者過王之國都而知其駢謬也夫函關之留鄢郢之舉王殆以為疥癬也置之均已王面赤趣罷獵

芊八子使其豎謂張儀曰妾之有憾於惓君所悉也惟惓日夜不忘鬻齧稷異日安能頰首而事之今惓幸在遠可圖也妾欲行申生之詐而懼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短長說

五十九

鳳文會集

大臣之以遠證也。惟君善謀之，請以黃金千鎰為壽儀。曰諾。他日見昭襄王，王曰：「憚之治蜀也，庶幾理哉？」曰：「然。曰：惟先生之習於蜀也。吾欲開其西南之地，以勁楚後，可乎？」曰：「不易也。其西南為羅施鬼方，其人若猿，猿若蠶，又若蜚，而又最善毒。粟黍之液，淬於刃，血濡縷，立死。其食人有咽而死者，有周月而死者，有周歲而死者，有三歲而死者。施之食，有即沸敗者，有十日敗者，有隕月不敗者，為蠱百狀，與虻變穢，是不可滅而致也。」王曰：「先王何以得之？」曰：「得之蜀賈之往來，能以其物質者也。居歲餘，而蜀侯憚以山川之胙來致餽。王將嘗之，八子曰：「是遠餽也，試而後嘗之，以啖小臣。」小臣即斃。昭襄王怒而欲誅之。穰侯曰：「申生可鑒也。蜀之程五於曲沃矣，居再旬而毒不敗肉者，鮮。王益怒曰：「蜀毒不敗肉也，夫申生冤，憚獨不冤，使司馬錯賜之劍。」蜀侯憚與其夫人皆自殺而誅。其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

尉文君謂趙王曰：「夫從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從也；衡人者，意不欲天下之精為衡也。夫天下之精為從也，無閒而起，其說於從者，精為衡也，無閒而起，其說於衡者，從衡錯而傾邪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害，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毛公為信陵君說魏王曰：「家任長然乎？」王曰：「然。然則臣之鄉有火於隣者，炎苑燼，移折杙，厝勢必逮及其長方，醉臥不起，其弟不得請而從家，眾斲水柯斧而救之，可乎？」曰：「可。然則秦虎狼也。且夕且舉趙，趙舉而包魏於膏盲之間，必不己也。秦甲西下，軹道南陽封冀，因夏水決滎宿胥之口而灌大梁，東兼邯鄲之甲，度白馬而與師會。大王雖欲偃然託吏民之上，一日得乎？信陵君以王醉之未醒，乘見卒力戰破秦師而存趙，以存魏也。大王乃厭社稷而怨之乎？」王曰：「寡人非敢怨信陵君也，不忍於死者鄙耳。」毛公曰：「晉鄙宿將也，將大王十萬之眾於境，日費國千金而不恤也，覩社稷之殆淪，而次且不進也，毋乃以魏為貨乎？」信陵君知誅



貨魏者耳不知為大王將也王謝曰請徐思之次日薛公見王曰客何來曰邯鄲見信陵君乎曰信陵君日夜悲啼思大王內責咎外畏誅未敢東駕也信陵君之客三千人人扼腕髮立以大王薄介弟而輕社稷功思以頸血汚屬車之輪臣其一也且以大王之兵符在臥內而客取之若承蜩王謝曰敬因客迎信陵君

趙有樓煩之地瘠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於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懼問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來王毋拒也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孟嘗君之為燕謀齊也燕師屢劫砒七十二城復去燕而為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失箸不知所擇馮驩起而問曰主君殆有憂色乎孟嘗君曰微夫子言之固有請也日者吾不能事宗

攝以為君封域也不然吾得薛為外疆以界齊江漢之瀦惟其腴都五倍薛而酬君何如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獲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矍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而其地楚魏之甘也孟嘗君又諸王之所急也王請得而拊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曰伯父先王之所師事也孤不敢以臣惟是五世之昭伯父共之孤不敢外也不腆車服太公之所拜賜於成周者也敢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故曰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也孟嘗君率薛之吏民而拜賜報聘者行矣乃屬故狗盜之客往而亡何安平君寘相印兵符於臥內而且失之懸賞百戶以購孟嘗君使使敬奉安平君曰有賈於市而得者以獻為其類於君也不敢私謹以瀆下執事安平君大恐而厚禮孟嘗君使曰為我謝孟嘗君單之首領實在君所單死而已不死而不左右齊之宗社以奉事君者有如日君無恙而所不得志於單者有如日故曰客三往而齊請固盟也

武安君坑趙降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為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錯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耄老哭子弟，其孤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侯曰：秦為無道，蠶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收楚，北掃燕，而東割齊，諸侯之吏士鬪亦死，降亦死，等死鬪什伍乎？而秦之疆兵傷過半，天下之為趙者五，以五倍之眾，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趙，當半殘之秦，此猶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為趙坑四十萬人，又為四十萬人自坑以謝也。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孝成王壽酒，三日及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可伐。鞠武曰：淺矣。昌國君之言，夫謂趙

國顛越於位，又不能備御圍之役，以為都邑，寡其能免於嗣人之罰乎？事秦秦吾憾也，不可以再辱。楚趙吾與也，事之吾不忍於先君之邑，而棄之又棄客也。馮驩曰：吾何患焉？吾請為君三東其客，而薛席於臨菑之社，而毋恐吾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客再往而齊七命之使。馳薛三往而齊請固盟，乃屬其客勝，臂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奔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間，謁安平君曰：薛公不可赦也。夫弁髦我前王之託，而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也。一世縱敵數世之害也。請以掃燕之勁而剪之。安平君曰：謹受教。因相與規兵食，勝臂曰：夫子之所守，即墨若干仞，曰：四仞而不及者八之一，其下豐如之上不及者三之一，曰：薛靖郭君之所築也。加尋矣。守士幾何？曰：燼餘也。不及萬人。曰：薛公之所鳩者六萬家，家壯男子二，而皆荆楚鬪士也。客三千人，其半劍伎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魏之來救，若何？曰：請以白璧十雙，金千鎰，分而媾於二廷，更請以十萬塞其救道。安平君

不憚曰子策之善今令吾舉國而從事薛而猶不足也請緩之故曰客一往而齊不敢西南其車騎也久之馮驩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閒行至薛曰秦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不穀欲留君以固秦之社稷而君弗察也雖然不穀不敢以怨也君誠有意乎穰侯出舍以待君之臨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使以十乘為趙裝者而至薛曰趙王敬使其大夫某布之執事曰者君去趙相寡人心怵怵焉懼辱其社稷以為先王憂君幸不得志齊敢虛介弟之位與邑以待薛公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居有頃則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鑰而內之與薛公室而語弗泄也乃使客董之繁菁若以姦得罪者奔而事安平君以閒謁曰君知楚使之二乘夜入薛乎曰知之曰知楚語乎曰不知也董之繁菁曰吾得之其內侍者楚王使為薛公曰淖齒之與其兵不反也吾不敢以恨其嗣王雖然請因君而利焉吾欲納甲十萬於薛因子之吏士與齊故臣嚮而吾以四十萬繼之如其克也盡淄維之東奄姑

不可伐者觀在趙者也謂燕不勝趙者觀在燕者也胡以不觀秦夫燕之所以緩中秦禍者趙為之屏也夫燕攻趙而不勝趙燕且為趙舉是趙失之秦而取償燕也燕攻趙即勝之是瘠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隣我即勝趙而舉之得瘠國而徹其屏亦隣禍也且天下之能禍燕者秦也趙弗與也其稍足以支秦者齊楚之外即趙也燕弗與也楚失鄢郢而東徙弗能軍矣齊中我濟西之役而甫復國其氣弗振矣趙又喪四十五萬於長平是三國者茅靡焉燕旦夕之為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益怒不聽遂以有鄣代之敗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單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僂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算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

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隅夷而  
 邑之西略濟西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  
 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啓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  
 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  
 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  
 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  
 芒卯馘暴鳶入北宅圍大梁立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  
 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  
 穰侯為殲其眾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  
 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  
 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  
 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  
 祕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

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  
 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  
 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  
 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  
 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  
 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靡躡之餘  
 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  
 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  
 魏吾蔽也不救魏魏必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  
 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八眾  
 喜曰吾聞王斷之恃秦眾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  
 與也勝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夫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

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隅，以其角勁外而尻內，擻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嚮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帥曰：唯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之金鼓也？利執行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帥曰：魏師主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惟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垓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扞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整。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覆，以待戰酣而四躡之。韓以谿子巨弩長戟斷其後，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齮，抑之於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閒。

魏哀王謂公子無忌曰：甚哉寡人之不欲事秦也，然而無可以與秦勁者。公子無忌曰：昔者未有魏，而晉師之西，而格河之外也。十九勝焉。秦人

恐而退，自擯為戎，不敢比數於諸侯。晉恒以為權於天下，有魏而秦師之東，而格河之內也。彼十九勝焉。君王恐而退，自貶為藩，不敢比數於諸侯。秦恒以為權於天下，晉一而霸，三而弱。君王能復求晉後，約韓魏而臣之乎？可以西却秦，南為政於齊楚。魏王曰：惡，是何言也？君晉而身事之也，則不若君秦而名事之。無忌曰：臣固知其不可也。為從之不固也。君亟斷河內，毋使函崱游士之軾入境，而媾韓趙，是一完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南，託於楚，是益一晉也。車馳金馬，馳壁而東，託於齊燕，是又益一晉也。三分晉而抗秦，猶庶支。三益晉而秦不立，細哉。從衡之利害，剖也。請燭照，然先王之君臣不察，朝蘇氏而夕張儀，至於此極也。臣竊惟以君王問晚矣。魏王曰：善。

文信侯且仰藥，客周甲曰：徐之請隱而窺秦，王死未晚也。乃僂行，見秦王曰：臣東海之鄙人也，海有龍魚，服游渚，豫且得之，束以網罟，旋柳鈎乎喉吻之間，霜刃垂飛於纖鱗，鼎灼波湧。王曰：危哉！賈師見而愍之，脫衣

增補已巳平水 卷首 短長說 六十五 鳳文會集 官職

以質放乎清冷鼓鬚揚鬣倏忽變化兩澤四畜垂頷之珠報漁者乎報賈人乎王曰賈人哉客母為隱也賈人因是以衷刃鋸龍之首而擬鱗龍則無異於雙魚者彼謀彼之謀吾為吾之為而已文信侯聞之立仰藥死也

秦王既以誅二周韓翦趙魏燕代其舍人之坐文信隱者跳之楚楚王辟客寢見曰國旦夕亡先生乃幸肯臨之先生不以亡棄楚敢問秦王何如人也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其大夫何如曰其大夫則刻深悍精而法於吏將帥疏猛好謀而毅士卒則習之矣無疲數曰固也數愈勁袒裼赴敵左搵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楚王瞿然曰秦其帝哉曰帝也等亡耳曰子之言秦帝也而亡何居曰王不見夫田者為狐狸鼯鼯之暴也思豹牙而羆爪者逐之羆豹因是以齧齧人思又為狡麀若駁逐之狡麀駁因是以齧齧人甚毒發矢巧中筭三尺之童得而脯餒之諸國羆豹也

秦則後麀駁也且夫王之好以禮下士金石賞罰也此欲得所為得之其蜂目長準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為安於君者而已哉其大夫佐其君得所欲為得之能無從吏君哉其士卒袒裼赴敵左搵人首而肉之右挾俘鹵百厲百決此自欲得所為得之為安於民者而已哉楚王悅曰然則前楚亡乎曰非臣所任也臣猶之乎密肌以旦寄息者非以春秋寄息者也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渭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閒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譬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

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擄三晉郡縣之兵且暮度易水太子為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覲然怒也兵必速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蠱毒其吻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於外

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為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游者萬人泗求之不獲盡斫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會怪瑋具焉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器之皇帝曰惡為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鈞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奉而廢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為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

秦始皇既唱二周平六國郡縣其天下而衛之嗣君猶稱國也朝而當奪

增補史記平水 短長說 六十七 鳳文官載

而秦王不省也。居數載，丞相弗悅之，懼而輦其重，以黃金百鎰，白璧五雙，賂中車府令高，而所存焉。高謝曰：「始皇乳虎也，弗敢攫，且吾何得之？」丞相姑待之，居無何，烏倮以虜之馱，馱百足，橐駝十雙獻，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甌脫，使比列侯以朝，趙高乃通於丞相，去疾斯之，舍人曰：「上夕者按圖而不擇也。」曰：「衛蕞爾邑而尚稱君，以亂我制，丞相其謂何？」丞相恐，乃上言：「衛故姬姓侯也，今天下邑而獨衛邦，令若長而獨衛君，弗當宜罷君為庶人邑，其地始皇讀而疑，忽弗然息。上柱曰：「丞相久不言衛，而今言衛者，以我封倮也，謂倮賈而我崇賂也。」下書切責丞相，丞相久不言衛，今胡言衛耶？丞相豈以身有功當封耶？衛君世世為秦臣，共職貢不乏，寧若六王之挾王而衡我其食，封勿奪，丞相以咎高高曰：「非誑也。」上諱非其指，且不私衛而私倮，丞相乃悟，竟始皇世不敢言奪衛。盧生等將就坑，搏膺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曰：「叱嗟！生惡無罪，王上既以焚孔子言，而召諸儒，生乃倍孔子來見乎，抑

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等乃面相謾欺，糜膏血而奉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史如決流，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奚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客謂丞相斯曰：「相秦而有大功於天下者二人，而應侯不與也。」曰：「何人也？」客曰：「商君文信侯也，孝公之初，繼秦於西夷，弗敢稱諸侯也，商君相之，明法審勢，開阡陌，平賦稅，上首功，別男女，秦以富強，天子致胙，三晉賓服，啓秦者商君也，商於之邑十五城，南面稱寡人矣，然而車裂於澠池之市，而民不思先王之困於趙也，若豈豕然，文信侯捐家而出之，礎盜之上，又挾祕而超諸公子，玉麟之符，剖而長有社稷，今皇帝得託體焉，啓秦有天下者文信侯也，河南之邑十萬戶，號仲父矣，然而服毒於巴蜀之市，而民不思何者功大而多食報也，功大者厭於主，多食報者厭於民，應侯則不然，躡屩而見王，緩頰取相，功不過行間，益疆不得志於

增補已巳平水

卷首

短長說

六十八

鳳文會



天下鄭郟而杜門，蔡入而辟印，沒齒之年猶飽應也。今主君之功，商君文信侯之功也。主君之報，商君文信侯之報也。竊懼秦之以主君三也。齊君建餓於共松栢之間，雍門司馬聞之曰：夫非君也，乃走見秦皇帝曰：皇帝幸哀憐齊，寬之使後五國，又使得比於小國諸侯，其亡臣敢以故主請也。皇帝弗悅曰：而主塞西界不通，故令兵將誅之，內於共，若奚問也。曰：帝秦十世而誅三晉及楚數百載，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秦民十二焉。齊無是也。齊世世受秦好，不敢以尺寸之刃加秦之鳥獸，陛下獨不幸赦，故王使歸骨東海乎，敢以秦民之故，徼惠於陛下。秦王按劍而叱曰：御史出之，毋多言。雍門司馬跳謂齊豪曰：三晉與楚十世而讐秦數百戰，大者伊闕丹陽藍田鄆郢長平華陽邯鄲大梁，積屍骨百千萬，諸侯十九焉。今其存者皆其孤也。齊無是也。大王以齊民故，世世受秦好，臨淄之塗得以無草莽，諸大夫厭梁肉，獨不念松柏之間餓者。齊豪曰：嚮吾齊民也，今秦黔首也，有

秦法在不果也。雍門司馬仰大而歎曰：悲夫大夫，時平則君臣變，則行路哉。乃間行謁王建，相抱而哭，俱以餓死。

子嬰當立為秦王，家臣韓談見焉，仰而賀，因俯而吊也。恠問：何謂也。曰：始皇帝過聽廷尉言，罷封建，諸公子亡湯沐之奉，夷於黔首。二世加之過聽，中車府令言：十二公子，修咸陽，十公主，死杜，公子高雉經於墓，盡先皇帝之遺，母得比黔首者。今大王既以超賤離死，拔主萬乘，雖然大王為公子而不蹈非命，十一也。今不為公子而不蹈非命，百一也。夫以二世之嚴，周廬若礪，環衛若螳，而咸陽令兵木末而刺之，若縛鷄，況其下者乎。子嬰大憂泣曰：奈何。子吾身也，曰：無傷也。彼以重勝二世者，以輕敗我者也。於是遂定策，稱病來丞相高，而與子刺之。

短長說上終

增補史記平水

卷首

短長說

六十九

鳳文會集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附 短長說下

項王晨朝諸大夫韓生見曰大王有意幸王關中關中四塞地肥饒可都勿  
 失也項王默未答亞父曰善哉韓生言也秦以虎踞東面而答撫天下  
 固萬世業也沛公聞之驚曰殆矣夫項王虎狼也而據關中是負嶼而  
 伺肉人也吾且肉矣子房曰無恐也請得見項伯乃夜見項伯曰舍人  
 言大王乃肯王關中灞滻之旁美田宅園圃百一之賈君拔甲焉不佞  
 亡臣之餘敢請其羨伯曰唯唯賴君之庇庶幾有之曰敢問大王之所  
 與將者師幾何曰四十萬人固也渡江而北為楚者師幾何曰十萬有  
 奇人之好去鄉者情乎曰非情也新城之役秦師之就坑者幾何曰二  
 十萬人二十萬人之為父兄若子弟親戚者幾何曰不可幾也亡慮百  
 萬敢問大王之坑秦師也何故曰為武信君乃起嘆曰嗟夫君之不蚤  
 計良也今幸乃遇良為武信君報也者則為秦師報也者其懷刃而欲  
 刺大王與君之腹專矣大王之卒四十萬人其從諸侯王而國者三十

增補已巳平水

卷首

短長說

七十六

鳳文館藏

萬人則王卒十萬人不好去鄉者十之八則毋跳而留衛王者十之二矣夫以二萬之卒而欲壓百萬之怨民使之日耽耽焉而計其隙即瀟澹之旁美田宅園圃以億計君安得長技之乎夫使烏獲酣寢十其仇之役者宮其室俾其人寢食其共喘喘焉項王曰亞父亟請之吾非忘之也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者明日韓生復流訕乃烹韓生亞父謂項王曰善勝敵者策敵者也不善勝敵者策於敵者也甚矣大王之為漢也臣薦韓信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臣薦陳平而大王不用已令漢用之矣漢欲大王殺義帝以為大王罪大王殺之矣今者又欲大王棄臣大王固先厭臣矣

亞父謂項王曰水蠹膚者淺蠹也蠹衷者全蠹也臣不肖少嘗習於秦知秦之善因六國之閒也始用應侯策走信士日夜輦而之函谷之外以害勝諸辱王而相之母事治事練卒務以東折符南置敵而北肆兵而

歸重於秦偃然而坐制天下之權十七秦猶以為未也夫吳冠而越吟人得其自也有信信有疑信則日夜輦黃金而走函谷之外以隙乘諸幸臣而誘之而後天下之權十全制也諸辱王各賢其臣而不疑自魏無忌天下之賢公子也收五弱挫強驚於峭澗之外秦因晉鄙客而閒之曰是陰王乎公子卒謝病免角尉文君上黨之阨而未快志也又使藺卿之舍人閒於平原君曰此夫易與且降矣獨畏馬服君子耳馬服君子代尉文君而喪四十五萬人武遂之役秦難李牧也則以郭開閒曰牧為壽插匕首行弒也趙王信之而洊亡燕王不欲誅太子丹以媿代嘉為秦閒曰秦欲得太子丹頭而飽無所事燕也丹頭獻而兵朝度遼水之上矣五國兵而齊懼亡欲從后勝為之間曰齊謹秦秦不忍以尺刃東嚮也齊不備而王建餓於松柏而後知后勝也是何秦之巧而六國之拙也故用閒難也因閒易也雖然猶未盡易也自夫英主鮮幸而閒則破也若乃處骨肉之地當肺腑之任休戚均焉而且暮為敵間

增補史記平水

卷首

短長說

七十一

鳳文官

如伯者此全蠹也雖英主不得破矣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邑邑刺刺唇燥吻涸淫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勺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卯枝之祝之曰玉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為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悅曰卜師前卜師乃前跪曰下走愚不敢以天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為策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之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不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悞弗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餒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剽項

刲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一言之而眾刃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僇秦二十萬而不可以秦僇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而燒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君而皆以鬪死夫諸侯王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之能止都城之內外若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則孰非諸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予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北難入關易友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卿子偕而北也我君王之入關也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卿子敗而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是漢先倍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

皆楚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賀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天且為右焉。雖然，義帝江之役，其真盜乎？抑有以受乎？君侯其與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夕疽發於背，七日而亞父卒。

漢王欲媾楚，以請太公不得。客有侯生者，蹙羈勝，攣淚目泥耳，前仰後俯，衣褐因謁者，見曰：臣請為王媾楚。漢王叱曰：而胡言之易也。謀若良平，辯若隨陸，弗敢行任，而胡言之易也。侯生曰：王請太公耶，弗請太公耶？請太公也，而以輕絕天下士，何也？令臣必貌見王，王必貌取人，則胡不以將張蒼而將韓信？王曰：善。子先之富貴，且共之。侯生遂東見項王曰：漢王之使陪臣來謁媾，未畢，項王按劍疾聲若雷霆，曰：季不欲得父耶？欲得父而不以丞相何來？令豎儒來調迺公也。趣鼎提烹之。侯生曰：臣始以為大王英雄也，乃今知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乃不如漢王。項王曰：何謂也？曰：漢王誠欲得太公，則遣丞相何來？遣臣來，是不欲得太公也。大王之王漢王也，漢王如不聞也。既王漢，因以王漢為大王，罪曰：負約。

而愚天下，江之役，漢王如不聞也。義帝死，乃以死義帝為大王，罪曰：弑君而愚天下，鼎之問太公，且就烹，漢王如不聞也。必太公死，乃以是為大王，罪曰：殺吾父，弗義，請與天下共報之。大王幸赦太公，漢王語塞，請和也。漢之君臣相與謀曰：吾遣丞相何往？齎金帛稱臣，割地以求太公。楚王必喜而予太公，予太公，吾母以為兵端也。乃定使臣烹，臣與太公而後，漢君臣之計中，夫決謀之謂英，立斷之謂雄。大王勇揜謀而不斷，已食其禍，而食敵以實利也。臣故曰：大王非英雄也。大王以直予漢，則母若以曲予漢，正告天下曰：漢之土地甲兵寡人，無所利焉。漢王嘗與寡人約為兄弟，吾不忍其父而歸之，以庶幾息肩。元元漢王內逼親外逼名，必不敢畔楚而構禍於天下。項王室劍斂膝曰：快乎！先生之言如發矇也。禮太公使侯生御而歸漢，漢王大悅曰：此辯士所居，傾國因封侯生平國君。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率正人吏漢王劉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短長說

七十三

鳳文會集

增補史記評林

卷首

短長說

七十六

鳳文會集

李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醜酒嫖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於兇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李寔帥群盜而請啓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閒，以入峭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嚮寡人以奸而距，曉關義帝一介之使，逆門不內。寡人以爲討寔，搖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劫五國，衷刃嚮德，飭撫浮憚，汗巖寡人，黃馨其下。嬴秦爲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瘳胸疾首，鬱爲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僂。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處，爲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大故耶？季又聳諸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

迺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滎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拚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閒我腹心，爲鬼爲蜮，爲蟻爲螟。寡人欲有肆焉，爲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愼王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不顧，其何有于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隣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偃而前，吊曰：嗟夫！大王之以身託王也，是

增補已巳平水

卷首

短長說

七十四

鳳文館

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六國素貴眾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沈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昌邑絕楚糧道閉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略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來也抑爲梁而來也者漢焉得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大王盍謝梁而就侯之故封乎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嘖喏不忍辭也後竟有雒陽事

鍾離將軍辟漢亡之楚楚王信欲弗納鍾離將軍恚且自刎也騎無詭謂曰請爲將軍賞之乃入拜賀曰大王行千金報漂母又濶略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天下之士靡不南向馮軾而入楚以得奉大王布衣之閒

爲幸大王之英風薄海外今者門有一鍾離將軍自言與大王有連也楚王曰鍾離將軍故有連也雖然垓下之決田王亦既辭梁王而之島矣願鍾離將軍之事田王也曰德德者常也德讐者變也然而厚也讐德者薄也大王旣以幸寬惡少年而不誅且官之而獨棄鍾離將軍是大王再用變而後居薄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且夫虞卿賢臣也急魏齊之禍捐相印而與之閒行亡命鍾離將軍怨不勝魏齊漢暴不勝秦而大王之賢遠過虞卿幸毋以他却也楚王曰固也鍾離將軍得罪漢而寡人漢臣也寡人眇眇之身不足以殉鍾離將軍不願見也曰大王虞臣漢也則請毋虞臣漢夫什方侯之壘漢皇帝腐心而授之爲其功大也漢皇帝必不忍以大王之匿鍾離將軍掩大王功明矣且楚國雲夢之渚折蘆之災亦足以藏鍾離將軍而無寔楚王曰諾請見之漢之五年封英布爲淮南王出而有驕色隨大夫請見不拜曰幸甚無恙今天下稱雄勇於大王者獨項王耳項王滅獨大王在漢之諸王楚王

信最貴，大王次之，其諸南面而王者，固皆鴈行，弗敢先也。雖然大王之  
所稱功烈于天下者五耳：初渡江，振武信君之弱而起之，以破秦嘉景  
駒軍一也；以二萬人北，撥邯離之銳，而為軍鋒冠二也；坑秦卒二十萬  
以快諸侯三也；取閒道，破函谷關，以與大兵會四也；又與衡山臨江王  
為郴之績五也。夫是五功而皆在楚，漢弗與也。其一功為楚窘漢者也，  
其二功又豪傑之所腹誹也。大王以九江歸漢，龍且來見，討弗能距，固  
陵之役在軍，軍不能勝，今徒以一歸誠故，而偃然而當列城邑之封，又  
以驕色御之，臣恐漢幕之士自執圭而上，皆得持功籍而與大王差計  
也。淮南王謝不敏，曰：孤之獲有此日也，大夫之賜也，請以黃金百鎰，白  
璧一雙，為大夫壽，隨大夫辭而去之。曰：吾以為淮南王功也，是吾且代  
淮南王禍也，吾弗敢受也。

高皇后謂鄼侯曰：相國來，帝討叛豨，託君以老婦弱子，胡媮自遂也。鄼侯  
免冠謝曰：唯社稷之策，與主上之寵命，不有寧也。后曰：吾三使使問軍

中事，而三不答也，意者憂不在外歟？夫淮陰侯，感項之勁也，而中廢意  
怏怏，吾甚憂之。其反也，老婦請厲礮，益而為君先。鄼侯曰：臣聞之，決癰  
者虞其咽，淮陰侯功臣也，主上未有命誅之，臣懼挑禍也。且臣老不足  
以任大事，鄼侯趨出。辟陽侯見曰：臣異日得待后，未見不色懌者也。今  
者乃不色懌也，毋以臣委弱歟？后曰：否，吾欲甘心淮陰侯，相國不與也。  
辟陽侯曰：相國文吏易搖，臣請徵之。出見鄼侯曰：下走不敢從百執事  
以見，竊怪相國鮮食惡寢，中若負隱懲，胡憊也。相國謝曰：無有。曰：不佞  
得從良家侍環衛之列，唯是一二語與聞之。曰者皇后朝罷而嘆曰：老  
婦詩過言，漢中之帥誰壇而拜者，得無生語泄乎？吾母子不食新矣。鄼  
侯大恐，色變，入請死，遂謀誅淮陰侯。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  
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



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而飾愛女以爲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卹而手鏹之以死何有於婦父冒頓之有子也而見其大父之死于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獨忍吾大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而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辭扞之上曰虜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生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爲人餌者也不觀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閼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遠耄昏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大啼泣曰妾唯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之不欲棄女匈奴也晚矣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高皇帝謂群臣曰吾少也賤嘗習於戰國而未竟也夫三武安君孰賢陸

大夫曰武安君秦似賢夫武安君秦不假尺筮寸兵一介之衛緩頰而鼓燕厲趙懌楚靡齊膠韓魏而西脅秦天下之權舒縮三寸之舌佩金者六此豪達之極操也十五年函谷不出兵而男女獲老此慈惠之宏覆也臣故曰武安君秦賢舞陽侯曰不然武安君起賢白起將而摧韓魏伊闕安邑華陽陘城野王趙上黨楚鄢郢首虜百萬城大小二百自蚩尤以還未有績烈若是偉著者也身死而秦用其教以吞天下臣故曰武安君起賢季將軍曰因易也反難也二武安無無因者起因勇也秦因怯也以關中吏士之勇卽非起將之勢不得不勝也以六國之怯卽非秦誘之勢不得不合也武安君牧賢也夫武安君當衰季之趙厲殘傷之卒北摧虜西遏強羸若拉巧然反弱而見強反負以要勝牧存趙存牧亡趙亡臣故曰武安君牧賢帝曰善夫季將軍之言將矣建成侯爲太子謂留侯曰君故爲主上時時祕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

曰地疎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貴者詩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  
英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夫以疎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  
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爲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  
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四人者老矣  
皆以爲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  
子致之乎爲太子致之而見之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  
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壁四雙安車四乘以太  
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箐棘貽四皓曰寡人之竊寤寐高誼久矣屬卒卒  
無燕閒之閒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鶴舉  
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響而慕聲且以秦皇帝之強  
捶六國王而不能以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  
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篋而共掃除之役無  
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

加治於唐虞而遜足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涓益深也若師尚父之  
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二十而盤石於齊施於  
孫子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而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幸臨  
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卽不厭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  
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蛻臥詳憊不屬  
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  
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建成侯憂曰若之何  
更見留侯曰子爲之號鸞於市而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訛之者十九號  
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卽以爲鸞而訛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恆見而鸞  
不恆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  
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談商  
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  
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

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敖沛權甚已而哂見群臣倨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鄧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諛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卽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冑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籍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爲力故百倍水焉堯使禹治之九年而甫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兜而憤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諛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儗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

按劍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觀跡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於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太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冀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旂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囚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濼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卑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推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母反始皇之世翦信終曠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母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然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高帝崩，曲逆侯畏呂頰之讒也，舍車而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曲逆侯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居久之，曲逆侯為人長白姣麗，時時與辟陽侯審食其並宿衛，其美喻辟陽侯，即辟陽侯亦自以弗如也。而太后亦數目屬之，勞賜餐餼，上尊相繼。」曲逆侯心恐，乃使其舍人謁辟陽侯曰：「陳侯敬使使謁君侯，敢布腹心。」陳侯雖幸蚤貴，然外臣也，豈敢以僭君侯？惟是長信之目屬焉，懼一旦之失身，以為君侯憂。帝長矣，無所事，傳侯請得辭宿衛為外臣。辟陽侯心然之耳，且又多之也，曰：「是能讓，乃請問於太后曰：『曲逆侯何如臣也？』」太后曰：「是忠臣也，先帝信之而託肺腑，今其傳人主也，十日而不洗沐，蚤起晏罷，若忘其有家者。」辟陽侯起避席曰：「曲逆侯之為忠臣，天下莫不聞，然其美麗也，少而有佚行於嫂，天下亦莫不聞。今臣幸而得侍宿衛，以貌寢故無譏者，以曲逆侯之萬一而波及臣也，臣何所逃死？太后不憚曰：『若貌曲逆侯耳，吾何有也？』」為出之，雖然，不可以不重，乃

拜安國侯右丞相，而曲逆侯為左丞相。

穎陰侯為大將軍，東擊齊，齊哀王貽之書曰：「高帝提三尺劍，誅暴秦，有天下，寔賴君侯及二三大臣之力，剖符定封，以啓湯沐，世世勿絕，唯是庶邦兆民之供，與君侯二三大臣共之。」惠帝崩，高后用事，私其家人，誅膠懿親，剪滅宗社，弗神其鬼，白馬之盟，蔑焉。以王諸呂，君侯及二三大臣寔與聞之，曰：「委曲旁迂，以濟大幾，今少主非先惠帝遺體，兢兢負乘，祿產寔鑿其牙，旦夕改社，寡人眇小之區，非敢以與宗廟大策，唯君侯與二三大臣是希，以徼惠於高皇帝，今者崑函之間，有兵師焉，云君侯將之以誅寡人，寡人未敢信也。寡人少不能知君侯，嘗聞之先王言，雍丘之起，君侯寔布腹心，高皇帝削嬴掃項，百十隣死，以有今日爵列，通侯位至三事，君侯所隣死百十，且富貴者為高皇帝耶？為呂后也？今幸社稷之靈，呂氏倒持太阿，以授君侯，君侯不蚤定計，即不諱與二三大臣何面目見高皇帝於地下？」穎陰大慚，訖曰：「此嬰之日夜切齒而腐心者，

也敬與齊王連和

淮南王之推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法太后曰帝母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何罪其速賜王冠

短長說下終

